

玉華子游藝集翰林院中中稿卷之十八

目錄

柱史白岬公擢叅南銀臺贈行

一首

送嚴金吾代祀還鄉

送龍坪張侍御南行

送鄒道南教授孔顏孟三氏序

葵陽歌

兩都椰會約

夜歸冰火不隩擁衾寒粟湧成四律



飲日門胡年兄弟併呈西吳兄  
送黎忠池舊館兄之廣東

送陳秦淙漕署司泉

送世講兄王小石還金陵

雪夜同文三橋朱射陂吳霽寰小集次  
韻二首

臘月十四日承北山西吳劍西三兄夜  
過席間分得杯字奉呈三首

奉贈介翁老師相六考

和李北山催粧詩韻一首

又和張西吳韻一首

前十四日夜承北山李兄西吳張兄見  
過庭中貯月各分韻為五言律後七  
日再集西吳兄弟酒闌命小奚拈三  
字作闔吳兄得花字山兄得梅字余  
得燈字刻燭限賦如前罰殿者俄頃  
皆就張雅李豪慚余獨鄙也

廿四日再集李北山第分韻得城字



書坦齋榮壽卷

書茗溪 賜隱卷

書捕魚圖卷後

和同年李北山

北山席間分得留字由別二首

和張周田贈茗溪吳公歸隱歌韻

書蕙坡翁卷同年馬松里父號也

梅花雉

蘆花鴈

和吳霽寰鹿野歌壽張公

贈少渠

壽東峯老年翁

書博古圖

鍾山堂賦

次北山比部詩韻送霽寰兄山東提學

用寫鄙懷

午日集西吳兄第鈞韻各賦排律一首

虹江賦



水滸集 卷之十八 目錄 三  
慶大師相介翁夫子壽

內弟許竹庄壽序

晉明堂記

復林三泉年兄扶

和對梅

和登廬山

和黃鶴樓晚集呈黃侍御

和春夜宴武岡府圖

和聞燕

和遊赤鮮同黃侍御

和宴海天樓

和懷衮樓集呈少溟侍御

和寄鳳巖

和北固山燕集呈尚侍御

呂梁洪城垣記

和督府諸公海上平倭十律

師相分翁老先生八十壽原

呂梁望彭城夜發



入天妃廟候昇舟上洪呈同行諸君  
又

仙遊歸舟載月一首奉呈仰山柱史兄諸  
教鈎韵既嚴刻成又遽之大方益不能為  
工矣

送常軌沈巫洞南還

玉華子游藝集翰林院中中稿卷之十八

孟河馬一龍著

門生金商質

江以東編輯

柱史白岬公擢叅南銀臺贈行一首

野人塵土滿身衣千里逢君在帝畿良晤



固知時有待交情終與地相違納言此職  
中如執法當年定是非同祿故人俱散去天  
邊獨客幾時歸

送嚴金吾代祀還鄉

相國家園歲月深金吾傳驛布綸音隨朝定  
省辭翁膝奉使明裡出

帝心書日錦堂還藹藹青山玉樹已森森別  
時且擬歸時候桃李春風滿上林

送龍坪張侍御南行

士木山人性好奇巢居穴處少人知殿中執  
法多文雅方外論交不吝遺偶去田園承史  
職相逢京國賞心期風烟西地殊南北渭樹  
江雲有所思

送鄒道南教授孔顏孟三氏序

鄒君道南教授孔顏孟三氏門人陳子者君  
內子之從子也居嘗聞所教因是以請孟河  
子曰孔子為萬世斯文教主乃今主孔門之  
教不思其本不可天下讀孔氏書自天子至



庶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理明其道備其法善皆其教存今無盡歲身人心貫天地為物之理古之聖人行之以為道傳之以為法得位當時天下被其澤其既衰也小夫用而起伯大道毀裂世以巧智私恩奔走羣策天下洶洶雌雄相屈尚使無孔子脩先王之道取方策所存或述或作傳其心法明天地萬物之理與人一本后世渙散紛爭不知何所底極矣其次顏淵孟子與前後淵源流衍

異端百家邪說小技雜譟然混天下君子之心終者桀殘歷代相沿治亂反覆其間彝倫政事紀綱法度幾千百年以來莫能惑者一聖一賢之功也漢唐宋諸君求其後祿嚮之立師儒訓導子孫寔皆追崇大典然其君臣之詞不過小者寸濺非若我聖人有天子位乞為孔子心思所存治與其徒一言一行遺之今日者盡取而力行之本諸身以及天下大極穿壤小極為魚道化浹



洽比隆先古故政由周公而上教由孔子而  
下奕奕有以先者幾千百年以來亦未有盛  
於今日者也當此之時上焉者  
君相推行以為政治下焉者賢人君子相與  
講明以為學業天下大同政無他途學無異  
術孔顏孟子孫均自甄陶矣

朝廷後特前命聖公得自舉所知立教三氏  
鄒若以明經行脩容保到部銓司覈實其聞  
詔往之任雖薄如此其教何以哉王者以天

下為一家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理其  
足人心道有污隆隨世外隆法雜執一因林  
曲成孔門教人古今如一日亦惟自吾身心  
推之天下國家而已他人之于猶且尊其道  
守其法况其子孫乎但其教易悅而難變何  
者稱述嘉言善行即其先世所以教我者反  
渚其身惟是乃祖乃師不假外求也故易悅  
世祿之家子孫未文皆賢平時憂言禍患不  
切於身一旦及其故常若懷心志欲以從我



彼必以為吾父兄未嘗為此既駭且嗚其  
師而唾詛之故雖愛是以三氏之後名人寡  
聞師之為教皆因循苟合守資待遷知其所  
難愛無少加意所謂瀆孔氏書及面叛道其  
師之弟子也賢不肖不相去矣何以答  
天子簡任之意慰聖賢在天之靈鄙者愛此  
思其所為善愛求無負於聖賢之教武者是  
又可謂三氏斯文之教自也

葵陽歌

吾聞富貴門墻畫桃李東風三月花如綺山  
林喬然擬松栢雪劍霜戈有相倚君為相家  
子富貴繁華更無比平日不改寒士心苦節  
清標殊可擬何不收桃李於公門或則撫松  
栢之故里却種葵花滿居室人道君家有奇  
癖三春艷冶時既無桃李色九秋凋落餘又  
無松栢節瑤花琪樹總不多異哉獨與葵相  
識君識葵花我識君君心愛此葵心未識非  
桃李松栢安未心朝朝向天日天日恩私不



可忘河翁凋鼎侍

君王君王赤心置人腹人豈無心若草木君  
思移孝以為忠葵心在君亦在翁歲寒共守  
松栢操湯春一布桃李容君之葵與世異葵  
之心與君同君有令德應不朽葵有令名亦  
無窮君不見古人之所歆至今流傳口相續  
周子蓮衛公竹和靖梅淵明菊紅藥翻前潛  
幽蘭在深谷乃知此物真此人從今千載苗  
芳獨

兩都鄉會約

合南都八郡之士仕於北都者為會會以齒  
叙尊無傲賢無驕相見寒暄啟爰具長老及  
室家子姪兄弟幸無大故相賀田園以所入  
家課得免饑寒誠獲善承憂虞可無內顧里  
闈懸屬往來轉相傳告疾病患難必以聞各  
殫心膂扶持而拯援之富者施不為功貧者  
助不為德是會也乎意氣以敦同鄉之雅也  
鄉人皆有官古之人學古入官官有職業其

字... 卷... 三...



大者黼黻

皇猷贊畫

廟謨言得上聞澤得下究其次者陳藝持衡  
揚風振紀脩明禮樂張弛政刑甲兵錢穀之  
司土地人民之寄其又次者亦莫不有一事  
可求勝行衣冠縉紳輝映一堂上法下觀視  
吾鄉戴白於途睥睨驅其前或不免父兄之  
儔焉而吾得置身

廟廟喉下出少聲氣聲侯喜愔動而於人擬

捷為金家子及手立愛人死生莫敢誰何顧  
其存我者以為

天子之臣有位與權耳苟假竊權位魚肉其  
衆庶欺上罔下非天下國家之罪人乎夷考  
鄉先生某也賢能某也廉介某也仁愛某也  
正直又某也不才今也不才若某某舉所  
知相示勸戒是會也詳淪瀉以謹同官之歲  
也無何少長卑尊適相法難今若居鄉紆直  
何如有官職業何如又相告語曰孝親悌長



忠君愛國此為臣子者第一義矣和時以恤宗族信義以安鄉里恬退以守困窮皆居鄉之道也精白奮揚者為而有守光明正大不詭而不隨憂勤惕勵無怠而無荒皆存官之道也二者無慎於其心古乎若暴橫以斂怨於鄉貪利以叢惡於官沒機械之巧陰陽舛和懷忌嫉之私鬼神馮怒彼責此來去其所不當為勉其所未能至或宛轉導之從或愷切規之改是會也致忠告以盡朋友之義也

月一會皆十有三日日以申至至不可獨後獨後至者是以一人稽衆情矣未申而會恐公事未畢也除婚喪慶吊疾病候視及有疑事相質詢其餘不泛結束是會也守定期以免煩擾之勞也會必有飲食人二共一席席五穀四菓二醕醢一飯一湯一點一茶皆出市鬻恒品整潔鮮熟而已酒以合歡不限數僕從者人給餅四枚益之少醕濟其饑渴毋過繁多以濟侈毋出奇珍以尚異席不用帷



廢不用禱盃醖磁勸木併力以爲一會之需  
是會也務儉素以崇樸實之風也衆至團聚  
再揖而望其間者干名分者揖後別致其私  
望亦屈位彼此相呼名分外因年而異曰鄉  
兄曰鄉丈柬札中亦如之稱謂不過六七字  
刺用單帖以字畫大小別尊卑他不可一例  
行者行於同會之人而已酒從量各引滿不  
強不辭循座以次舉酌舉遍再舉再三舉不  
嫌頻數或偶或叅交互錯綜各欲勸酬者聽

毋至喧澆將撤必俟長者起然後隨之庭中  
後團聚一揖再揖主席者乃退退而騎騎而  
途途而歧折俱如序亢而傲物者失德諂而  
足恭者失禮質直而不文從先進而近野是  
會也去矯偽以全率真之本也會無幾而官  
之遷轉不常人有會而職之崇卑漸遠其聞  
奮庸華津偃蹇下位散而之四方退而家食  
時異而歲殊焉苟跡偶同而心不相符勢暫  
合而道不相契則及面首走雖共事師門猶



不免一秦一趙况會昭之頃乎然有曠世心  
感者周公日以思魯立語道契者孔子途而  
傾蓋人心本然一理有生之後而有我之私  
起於形骸之隔遂儻然不齊矣迨本窮源見  
得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則世間土苴隨  
氣俱化此身非我所常有何故為身外物失  
吾本來面目耶推極死生之故不過形氣聚  
散而不足為乃爭一失得於過客間智者不  
為耳君子平生所學無非此道天地至理所

寓無非此心執此以往千百世皆可符契豈  
區區數十年來便有差別哉是會也要平生  
以成始終之美也嗚呼會止同鄉非自私也  
大都乃四方豪傑之區朝覲會同統制駁奔  
則有公會矣慶賞餞迎年饒察案則有遊會  
矣此固自其中申之意耳凡我同會者無故  
而不與則罰有故而強梗悍戾則出

夜歸水火不燥擁衾寒粟湯成四律  
飲日門胡年兄弟併呈西吳兄



日下陰雲寒不凋長安車馬行相催良年祿  
什憂魚病臘月齋居雪共梅騷客無才還短  
賦故人酒可添杯人生何幸逢知己明日  
能招後飲來

送黎忠池薦館兄之廣東

玉堂青瑣並儲材桂水瓊崖出憲臺  
新命慢隨紅節去舊游早有拜書來難忘  
鑄沽春酒欲贈馨香折臘梅明日西風吹劍  
佩同袍西袂各分洲

送陳秦涼漕署司泉

長安車馬踏層冰夜半呼潮列駢騰軍國運  
漕為急務錯紳輿淪屬賢能呂梁懸水源雜  
泛宗嶽飛崖滄可馮君去窮源尋汶泗還當  
留意河溜渾

送世講兄至小石還金陵

星斗滿天如月光夜裝宣武何倉忙朔方送  
客雪盈尺南國到家春載湯無柰一時人共  
別者懷千里意俱長思君世講為兄弟又盼



庭柯一斷腸

雪夜同文三橋朱射波吳霽寰小集次韻

二首

今日逢君舊所親老來詞賦更精神歌傳白

雪誰能和咲索紅梅我共巡賀監風流猶被

寵表安僵卧豈憂貧莫將吾道傷逢暮海內

同心者幾人

長歌短歌興未消愛君佳句寫蛟銷魚心有

飲先成醉有客能來不待招松栢歲寒和我

老柳梅春色烏誰嬌夜歸莫遣馳前炬只尺

龍光近九霄

臘月十四日承垣山西吳劍西三兄夜過

席間分得杯字奉呈三首

故人何愛我寒月踏歌來勝會應非偶今宵

且放懷客中雙短髮方外半仙才明日思君

意殷勤進此杯

幽居不速客扣門有人來出迎得新月相見

慰遠懷劇飲乘吾興豪吟銀爾才當壚難繼



酒寬向且停杯

靜夜傳呼至官人下馬來小庭開此席明月

到君懷苦坐相如病欣逢太白才悠然望南

極傾倒北山杯

奉贈

介翁老師相六考

拜相嘗

朝十八年丹心白首自周旋

放勳在位崇明德元老稽謀格上天慶賴

一人齊萬壽師居百辟致多賢三台紫氣連

華蓋長遠清光

帝座前

和李北山催粧詩韻一首

新詞雅屬美人東珮帶寒香到草萊夜半鄉

心千里夢江南春信百花開漢宮作賦相如

病狂客稱仙太白才月下霓裳歌未闋彩鸞

飛出曉粧臺

又和張西吳韻一首



新人何似舊人顏  
短髮垂肩雙翠鬟  
玉鏡畫眉空想像  
江門寒月共躋攀  
不隨土俗長河伯  
其人自曹縣出溺來京  
終向文園學柳蠻  
羅帶因風開繡戶  
隱身猶在雀屏間

前十四日夜承北山李兄西吳張兄見過  
庭中貯月各分韻為五言律後七日再集  
西吳兄弟酒闌命小奚拈三字作闌吳兄  
得花字山兄得梅字余得燈字刻燭恨賦  
如前罰殿者咸頃皆就張雅李豪慚余獨

鄙也

惜坐傳更至高  
淡總驚朋爐烟分細篆  
壁款動寒燈  
客到梅初發  
歌殘酒不勝  
翠微亭上月夜半醉還燈

廿四日再集李北山弟分韻得城字

天上銀河遠

帝城定鐘昏  
起息三更百年事業  
惟詩酒四海交游  
幾弟兄倚劍醉看花  
過眼出門長嘯月中庭  
与君客裏逢春日  
明發趨



朝聽早鶯

書坦齋崇壽卷

人心頗僻兮衆賢賢以懷私世路通岐兮又  
准明乎滄夷泰宇定而燭朗兮天平蓋而四  
垂方舟浮兮不支亦覆盈而虛歎總業彩之  
盛激兮眩眩蕙為陸離造物持衡兮周道如  
砥山氣順布兮四令交馳任鑽曲而鈞深兮  
徒僣精而利思惟哲人炳靈兮沈於先幾悠  
然太虛以同游蕩蕩兮平平兮無及而無側

無偏而無波恫乎有固繁兮矯縮帟施澄然  
若止水兮撓之不溜歛渚福於其身兮享遐  
年而阜頤其身不盡具天兮燕山挺實桂之  
枝而蘭茝芻藟兮皆今日之燕遺吾復羨茲  
望栖霞松栢丰姿秦封睹日朝著羽儀凌倒  
景兮揖飛瓊於瑤池和玄漿兮飡落英於東  
籬懷

主而未報兮瞻天仰褒錫之辭委子以授命  
兮食力為終老之期或卧雲獨石兮嘯月橫



朝聽早鶯

書坦齋崇壽卷

人心頗僻兮衆賢賢以懷私世路通岐兮又  
誰明乎滄夷泰宇定而燭朗兮天平蓋而四  
垂方舟浮兮不支亦覆盈而虛歆總華彩之  
盛激兮脈脈蕙為陸離造物持衡兮周道如  
砥山氣順布兮四令交馳任鑽曲而鈞深兮  
徒僣精而利思惟哲人炳靈兮沈於先幾悠  
然太虛以同游蕩蕩兮平平兮無及而無側

無偏而無波恫乎有固繁兮矯縮帟施澄然  
若止水兮撓之不淄飲渚福於其身兮享遐  
年而阜頤具身不盡具天兮燕山挺實桂之  
枝而蘭茝葛藟兮皆今日之燕遺吾復羨新  
望栖霞松栢丰姿秦封睹日朝著羽儀凌倒  
景兮揖飛瓊於瑤池和玄漿兮殫落英於東  
籬懷

主而未報兮瞻天仰褒錫之辭委子以授命  
兮食力為終老之期或卧雲獨石兮嘯月橫



波陶情洞局兮寄興江絲  
披折彼於東山兮  
賦流觴於會稽天錫雖老  
歲之何其序通家  
之小子取可徵於吾詩

書茗源

賜德卷

茗溪發源天目山我愛溪上主人浩擬獨立  
天地間精神動盪澡日月咳唾出口生芝蘭  
少年作賦追李白雄河一瀉千里之波瀾大  
呼狂走滿天下雙目炯炯空塵寰奏書十萬

獻

天子嘉言喜動

天子顏

天子歎曰都有才既如此當令列清班  
錦綉衣冰霜白玉簡入  
朝定是非出

朝荷恩賞出入朝野二十年奉以執法無偏  
黨一時直道不能容未老之身終侍養放歸  
茗溪源出門長嘯發清響不分晝夜與陰晴



撒手散雲霞握手泣罔西三洲鑿石求龍門  
五嶽乘流入仙舫拂袖春花飛削襟秋月朗  
花晨月夕豪氣生欲決蒼溟入酒盞薦時洛  
利者英多今日雞壇越人長東籬菊下尋淵  
明鄭各王官爭頽仰清平傲吏天所容鳳  
麟趾酬素想文章煥發成巍切回視若若亦  
英爽山川靈氣不可盡世出才敵繼寅亮我  
昔無文衆莫知布衣射策干丞相實誼雖非  
蜂灌親薦名首誤天書上始通屬籍在門墻  
大道昭昭夜復旦風塵流落三十年白首從  
人共執鞭披圖一賦若源德  
朝市今吾恐未照

茗溪老師吾戊子舉主也去今三十年  
矣龍丁未再舉其嗣君亦有塲屋蓋可  
謂世溝通家者也後十年嗣君與龍皆  
起用大都相遇後以道藝友善一日與  
朱射波共示此圖漫賦以見今昔之懷  
書捕魚圖卷後



石捕魚圖一卷皆舟而漁者漁法存人心舟  
漁而魚惟絲与竹一具耳以絲為經号者撒  
口總結羈其上下橫網絕流翻白出水鉅拉  
小韋蒙首係鬣披鱗逆隼使不脫釋以竹為  
築筍者員方合圍竅外棘中宛轉循習漸置  
深宵長竿綴鐵投淵激湍細密袷魚淺手一  
舉盡魚而漁湯無遺也魚者至此漁巾為魚  
幸矣故澤梁無禁通利天下而網使不從恩  
及勝魚聖人為之天者不可勝數何法歷年

嚴江寄傲虹霓伴絲鐘板代竹漁者求於魚  
之外觀濤燭真陳棠媒政古可以魚鑑視圖  
矣是圖馮梅花道人心漁者周田家宰魚貫  
天下欲執絲綸進媚於上網羅豪鯨化鯉長  
蛟文鮪然後投竿捲綸与魚相忘醜齊濤棠  
兩契乎龍門積石之下有益河義圖可尋執  
此為他日左券

和同年李壯山

山東李白不可睹却見今人可追古古詩流



傳三百篇在宋已入漢魏譜六朝才子多鑄  
口接韻同聲空白首浮河總好亦虛車一遇  
知音若非有吾友亦是山東李傑作驚人四  
座起興來揮灑不傳手欲從從之愧無似大  
呼狂走渴金門成都買醉卓王孫人間安得  
酒如海欲挽銀河入口吞才高用難竟何如  
遭時偃息膏其屯丈夫有志當自省翻笑劉  
伶日酩酊天地生人委形役世有何人負鐘  
鼎進令天下致太平退入山中淪仙為天山  
怒發俾雲掃河澗和氣聽鳴鳥及時努力樹  
勲名猶恐年光成潦倒莫惜馮唐已哀暮窮  
居學道不出戶開襟朗發秋蟾明曲終暗逐  
行雲度一向賢書著名姓羞河終南趨捷行  
自從仗策獻

天子發身初作江州令平生雅量雖休休  
好適伏又度劉涓源一瀉湖中興公餘更逐  
醉翁遊歸來携詩過東海司寇蘇公忽三載  
懷思楚曉多清芬蘭芷蕪蘼入江來楚人不



韓下和玉路傍為新伐琪樹市中朝騎業陰  
驢天上暮索承明賦吾將為農治田禾感君  
終日遙相過腹填燦爛五色錦口吐珠璣如  
懸河相對相知各分散仰首看天發浩歌

北山席間分得留字留別

百年蒿目望神丘大半朱顏已白頭都市欲  
眠綠酒去宮花不落為春留朱干立馬遠青  
瑣魚眼瞻天隔鳳樓萬里從今一分手熱清  
何日謁仙流

又

青山十載少年遊京國相逢一漱表愧我歲  
時字老大思君花月幾春秋文墨校士迨玄  
聖玉節分封入魯丘大雅于今各心契非綠  
杯酒可淹留

和張周田贈茗溪吳公歸隱歌韻

天地一粟藏虛無大還歸結真人廬誰能靜  
觀入元始寧令泰華成江湖紫姑隨時有失  
得紅顏留人侍君側東風一夜天上來野草



閒花亦春色春去春來總不聞  
女華含愁蕙流芬風雲倏忽生  
變態狐狸怒舞鱗鱗噴火龍  
樹珠作天目黃金為銜玉為  
序月明吹簫何人來鐘呂二  
仙騎白鹿仙人無心樂有餘  
世人有欲求未足人生人世  
豈久長百歲遙廬借一宿富  
貴非無亦非有轉盼諸童已  
皓首艷冶終分金谷花蕭條  
又折章臺柳蠅沫蚋啣盈腐  
鼠曳杖渴死夸父走青天雲  
霞散後收巨壘長鯁繫虛舟  
浩歎一醉眇天下不數當年  
漢五侯

書蕙坡翁卷同年馬松里父號也

蘭蕙生中林幽哉播餘馥雖  
處衆卉間清標遠塵俗溥和  
煦宿莽所貴稀与清總以媿  
長齡營營費徵逐豈如蕙与  
蘭含英秘芳族三春紫鮮挑  
九月開黃菊靖節在東籬季  
倫在金谷因之觀彼已可以  
審榮辱我良有所思所思存  
君子兄也若芝蘭弟也若蕙  
芷結居為比鄰与世終已矣  
君子德不孤九天錫繁



社雨露既以滋雲霞覆錦綺蘭芽與蕙茁流  
芳入青史

梅花雉

瑋姿何感蕤黛色復交加兔步豈不麗歲寒  
未融花所以幽香發常足先春誇文雉山中  
來雙棲依素華宛如羅浮夢翠羽參橫斜乃  
知清靈賞允屬高人家

蘆花雁

蘆洲正蕭瑟去客弄清輝悠悠秋江水采采

心愈遠隨氣候鴻鳥江頭鳴且飛鳧魚稻梁  
意衝寒起金微對此懷遠道清悵激中流寄  
言離居子胡獨雁南歸

和吳霽寰鹿野歌壽張公

鹿豕遊中野野人居深山深山無人向歲月  
睥睨宇宙一瞬間人生若蜉蝣萬物總禽狗  
大都造化自絀還繁華富貴難及時朱唇皓  
齒成蒼顏青山在屋雲在天青天可望亦可  
扳窈窕窈窕諸童路逢黃眉公交梨火棗只與



山中許道士服之羽翰能飛冲欲尋神仙授  
真訣蓬萊三山弱水東世人紛紛費徵逐不  
如添籌入海屋何必烜赫爭華轂君家留侯  
有遺風清從赤松學辟穀

贈少渠

四海環神州中有五帝居堯舜都朔方姚江  
走南隅逝者不復返元氣日下趨萬山一到  
海回首顧乾樞天台與四明盤礴姚江墟江  
水日夕來豬之以為渠鍾此江山靈湛然起

鴻儒明文繼周孔輔世成唐虞唐虞總熙皞  
人文亦遺餘譬如藍田間所產皆璠璵吾觀  
少渠子克為水壺澄之既不清挽之亦自  
如衣帶分三江杯水視五湖風行爛葉草作  
賦追子虛珥筆侍

帝旁出入承明廬君子沛淵澤百世之沾濡  
靜源既有本滂流自紆徐浩浩渠水津恩波  
下天衢地窮日出沒膏脂遍靡蓋駢華掩橋  
梓蕙蘭藹庭陰神州抱渠轉萬里開鴻圖淮



謂馮天潢可以滋道腴

壽東峯老年翁

婺州山水天下奇其中靈秀生英者舊時日  
謝多風雅今翁可與焉等夷玄襟朗朗泰宇  
嶷逸思浩浩三江馳悠然放歌每獨絃白雲  
明月東山隱清澗本是神仙侶文明更有麒  
麟兒一時上苑看花者安得如翁皆皓眉大  
老齒德齊尚父桐江高風渺何期天恩已足  
慰哀老子位行看入典司百祿榮通上公祿

千年玉挺扣柏姿青山不歸花洞人還上天  
台采紫芝我已通家有翁子懷翁杖屨欲追  
隨懸知咲傲烟霞外為賦香山社裏詩

書博古圖

博古圖博古器圖也古可博者自有形以  
來天地萬物皆器耳輕清重濁靈蠢動以  
分類聚者儼然不齊古之至人仰觀頽察傍  
探幽索遠矚近取各極其情是以宇宙無遺  
物萬物無遁形範圍曲成各正性命而天地



虛中無一物不得其所也後世此義不明天  
地為物之情不可見矣遂局守一隅任情逐  
物盤古元包堯璿舜琴犧圖涉盤商彝周鼎  
為君子所珍氣散道瀉漫不可收拾至於精  
微洞澈出於氣數之外者不惟見聞所不逮  
而思澤畢致亦或泥象涉數損暈下流溷腴  
也吁古器尚存者圖可博古人不可見豈無  
古道存吾心可以及觀內照得之乎夫博器  
以古者重其久而獨存不過一物細故耳其

者歷千萬劫無毀由一物充而至於不可勝  
數返本窮源直博得天地萬物為吾器本然  
於是圖者起余者因聲中為博古主人書也

### 鍾山堂賦

鍾山在袁州之境自昔乃袁氏所居故仍其  
世之遺址聿新先人之敝廬表則恒德而久  
矣堂亦額山以巍乎藉磐石固其基業非楹  
宮務為侈圖毋懷仰止未涉庭除揖主人而  
洲之扣名實以起余山之有袁世變不殊堂



之在山稱物匪虛古表古之名邦逐臣內移  
來自潮陽賢人君子後先翱翔或顯事功或  
著文章處潔身於岩穴出建號而侯王蓋太  
虛之為天地盡是山川融結大氣流行聚生  
豪傑清以驗渚今時不必推之往昔古今之  
為相者不一矣端居輔

聖純心秉德綱領萬機師馭百辟四海晏然  
天人並協天下皆知表之有嚴相國也南之  
鈴岡不與鐘山相對為堂名忠弼乎其間延

恩寶

翰總干山五星落暈飛中天半壁光岳粹於  
人文華穀被乎林樾固吾儕斯文之斗山又  
名家冰玉之瓜葛偕貳室而炳靈坦東床於  
階側乃知表有人焉增山川之物色耳峻極  
蒼葢秀嶽岷嶓崑崙轉首而西指中洲分界  
於洪河湖南壤接於荆甌繁蒼胤天為江沔  
棘鰲柱之林風鳳巢之河道州不可以煖寒  
泉而終廬猶得以隱焚蘇者不然燕居騰驕



米墟舞嘲半山今謝重華總克甲第參橫於  
真漢冠裳魚麗於晚郊又何媿友良嶽之雅  
緻而獨興爽絲野之清標哉下濕高原綠疇  
彌望虎踞石以負隅雲出林而舉帳梁膏凝  
長贍之玉泉香汨藻人之鑑於是望稼構軒  
澄心作檻會烏龍与明光已制器而尚象三  
墳祖鼻糟粕太上末世競以脩河浼鈴重為  
玄唱乃復汗棟霧縉連窳摧幌貽冊府之總  
龜定儒生之趨向斐然典學之心逝矣何人

之藪是固中契於前脩亦復多乎河翁之引  
倡也築萃和以肇蹟集萃英而德讓即步持  
以延佇撫庭柯而轉盼蕙蘭芷之裊妍頌桑  
榆以惆悵智者身富貴如寒士爰知稼穡之  
艱且不忘常布之賤思立身於西河况泰山  
有元聖可取法為大洞自茲堂也以登忠節  
之堂自茲山也以涉鈴岡之山暢日月之並  
馳眷雲霄而崇拔運克舜以為年鍵克豹於  
九淵文恬武熙泉石幽閒民康物阜晴雨時



賜君子親賢而承武野人樂利而畊桑山舍  
潤以長春堂美奐而納祥日人多福多壽以  
泳以鴈始周旋於輪蹄之地終徜徉於桑梓  
之鄉任歲月之變遷得物我而兩忘曾不用  
萬金買其鄰而自足駢景以流光也

次封山比部詩韻送霽寰先山東提學用

### 馮鄙懷

昔聞建安六七子跌宕才華絕天賦文章還  
與世沉浮行前言官議擬君不見五柳先生

生長荆門至今猶傳處士里功名富貴如浮  
雲紫芝山中老黃綺羨君大雅追古人平生  
氣槩亦自許吾嗟世道日下流一似江河向  
東去年少聲猷動京國振衣獨立凌海嶼逢  
人長嘯不整冠共入龍門交契予自言班馬  
及曹劉鍾王詞翰各相與古人今人世非遠  
後先同符道可邁芒光儵歎泣鬼神天星燦  
爛璿璣轉古來六經委塵蹟惟是于今正法  
眼仲尼宮牆雘外望大道多岐定趨向歲寒



不凋和栢安邊時晦養居深巷渭濱老叟人  
莫知翻身便作鷹揚將人生如日起海東盤  
旋忽已到天中君子明光並日月上下利見  
皆為龍世事紛如蜩毛簇一息真機不盈掬  
操存出入者餘功方寸靈臺即師塾君脩道  
所為宗儒又入齊魯求遺書湖里先外玄聖  
嗟斯文一變中古區中古斯文載斯道文不  
載道去何為乾坤反覆不可定造化奔走徒  
小兒本來面目人不識淡古洗空總非所囑

火吸水只自得多少妄念成真知君登泰山  
見天下麒麟在郊休繫羈

午日集西吳兄弟釣韻各賦五言排律一  
首

盛夏湖池館中流泛羽觴蒲英浮水氣簾影  
入天光樹霸峯嵐暝忘虛石室涼置符交道  
未星火伏鷄勝般遊高懽暑衣分漢署香立  
談詩可就剗飲酒雉量錦瑟在人調金蓮學  
寸草曾梅行劍外謝藥曲闌旁宦跡皆南侶



炎蒸共朔方  
警心雙白鬢  
隔歲幾秋霜  
應折東山筱  
休憐半面粉  
短簷留永日  
新竹出高墻  
化物功初秩  
忘憂色自芳  
拂雲宮燕小  
引馬御街長  
在節燕山地  
清風白玉堂  
六陽來襪襪  
一兩布微茫  
避俗吾將德  
披襟爾獨當  
世情爭縛虎  
大道悔亡羊  
南極逾昏正  
寒泉歷坎嘗  
四聲聯鈞韻  
三舍近揮湯

缸江賦

客者誦缸江之勝者蓋河子進而語之客是

勝者不勝不知也  
妖虫蝕氣以鉤天  
陰青薄空而暈日  
真津竅發於明蒙  
逝者如斯而不息  
繁霞薈紉引圓羅  
而魄營湛露滂精  
決沆瀣而洞洩蕩  
無涯以振河海伏  
光景而混朝夕  
相占數歲麾載震  
皴雉雉騰鯨蛟  
舞幻化雜於具  
陳而戴盆以資  
談府客曰顧聞  
其說啟我聾聵  
噫天下之勝  
莫妙於無不足  
然天下之求勝者  
寔則眩晝於其  
目昭昭之明散  
焉之光涓涓之  
滴積焉四瀆撐  
黎結暮於其



臺之湯流沫合襟於孔林之麓彼或取爾相  
尚以爲步族則七晶晶嶽峯天光下燭空明  
鬱勃擁黛沉玉激鯤鵬之飛涼掛靉靄於森  
木閉寒月於禹門明恒沙於指毒洗湘筠之  
遺痕追藥渚之絳燭客曰然吁天地之間儂  
乎萬物目之所見唯形与色苟循其轍則丁  
焉者星辰常如綴旒日月有時合摩風雲雷  
電雨露霜雪盈太室中皆具顯仁而著跡及  
乎下焉靜鎮者成山動适者爲水草木敷榮

昆禽煦姬類聚而庠分之何者非吾身之所  
容与故脫精於近小而大觀達寰宇乃能放  
五形於五嶽不肖屑局守於一隅耳夫形色  
之不可爲名稱怪怪奇奇莫非鴻冶玄陶范  
化而精凝摩盪於二氣雜操於五行東西窮  
日月之出没南北極天地之升降其間融結  
爲勝鬼神不得通機緘丹青無以施技能者  
試言之而孰聽之可乎客曰可嗟夫虹霓麗  
天江河行地知天地之情狀則知萬物与我



皆為一氣矣物多障於目見而道必由於心  
契不然天高地厚廣漠無際觀一物而寧乎  
神化之自然或昧化工而不通造物之量劑  
又孰知乎刻鏤籠櫛劇劃堪輿崑崙泰華之  
墟嶽而為神州赤縣大帝故居衣冠文物之  
盛視金玉皆為土直寶殿瓊樓何天之嚮岳  
峙川溥形勝莫踰此天造地設縱之為都會  
之區尊不可擬卑莫敢渝又其次也金谷繁  
華習池富貴亦極一時之侈靡然及道消德

適為身累故君子不以為美而雙秀娥眉九  
曲武夷孤山矮屋桐江長絲或又不免避世  
離羣肥遯膏屯具与深居桃花之源長嘯天  
台之門暴殄天命而縈身亂倫賢者不之与  
為謀在者道之世非今日之所樂聞固莫誕  
於神仙之說極其富真以為弱水三萬里外  
有方丈蓬瀛紫翠煥乎玄洞巍然宮闕之苑  
積不祇清珠趙璧以洞黃金白銀真人之所  
止常溷腹下土垂涎腐鼠之餘餽若華陽終



南鑑湖玉斗豹瀆虎溪昆明畫省凡名勝之  
等於虹江者衆列十洲使必罄目力之所至  
安得霧駕星馳飄飄乎雲卧而天遊耶或能  
囊括宇宙盡大千世界可以肺腑收之則納  
天地於一芥子之中言亦匪謬客知盤古以  
之立天下乎其既也展尺寸之膚為元包懸  
兩目之睛為日月胃流而海豬骨聳而山立  
潛和暢其性情一怒而為霹靂髣髴之末而  
紫萬物之胚胎呼吸之微而動四儀之合辟

蓋人身小天地而萬物皆備於我會元化於  
吾心取之無不足不必來諸方寸之外與形  
色並逐客乃詫然不應蓋河子又進而語之  
客是不勝友勝不知也虹江之上吾友有劉  
子元者知道之士執此以相質彼必躍然起  
思洞悟物我之形以予言為是將令其氣吐  
為虹霓人皆仰視而膏澤下流天下並受其  
賜名勝不在虹江實勝者足以垂斯名於百  
世



慶大師相分翁友子壽

自龍入

朝為史官及出使齊魯

王國見中侍貴人言

天子晨興必問元輔翁安各曰安乃喜一師  
相公六卿百執事王將軍藩臬有司之於庶  
民得聞翁興居安常則彼此相慶翁在位上  
下所係以為安不百歲百歲無已不足以慰  
天下何者

朝廷之上一日萬幾者

君志於克舜無為淵居天運非翁稽德稽謀  
天人相應則何能從欲以致治燮理寅亮固  
公孤之職也非翁推賢讓能樂取諸人以為  
善則何能相濟以弘化進退賢不肖使官屬  
衆盛而天下治日多量公私盈縮使出入者  
經而國用恒足禮神叙倫使上下之間守其  
分而不瀆運籌決勝使戎兵克詰而帟庭者  
來格來王平及武敬使不仁者遠而民協中



時利寧居使風俗大同而舟車之所至四方  
和會獻替無所忤於內紀綱無所撓於外非  
翁過總條貫秉鈞持衡開誠心布公道動中  
機直則何能畫一以成天下之務今如諸王  
宗室既貴且繁各不失好惡之情而懿親以  
遂其欲藩臬郡縣又踈且遠亦必盡蚩繹之  
義而庶職以展其才大工告急百姓不加賦  
南土多事力役不加煩非翁指掌天下踈達  
世故而深思遠計則何能曲成以通天下之

志是以

天子眷注隆重日候其安以爲喜而上下相  
慶所藉以爲安者也翁不百歲百歲無已豈  
足以慰天下哉歷任五十年在相位二十  
年矣古稀以來天下望翁之壽而

天子亦念其忠勤罔怠特免

大廷朝賀

命腰輿出入宮掖飯必撤御前美食勅太官  
旁午西直與長安之邸第歲誕



親製詩章出內帑金幣凡可以遺安於翁延  
其壽無所不用其情自

天子而下各吐心祝願翁今進歷稀年明年  
大耋矣視昔精力轉倍

天子謂之喜內外聞之慶者固知亦倍於昔  
時也龍竊辱門下小子使於外方家庭麟鶴  
班行承懽綵侍間不得執爵從諸其後敬叙  
上下所為喜慶者以寓吾私

### 世功紀

朝廷推玉湯史先生平寇軍功茲以其子繼書  
世襲為執金吾繼書吾馬氏大宗甥也服  
朝命始冠冠之日適吾奉

### 天子節冊出使

王國與其婦翁副使偕南邑士大夫戚友相  
見喜道吾鄉盛際一時子為太史可無言以  
紀其事乎益河子曰軍功侯王此史氏家世  
薦物祖崇侯於漢肇封漂陽歷今若干年矣  
文者卿相武者爵士其間亦若干人初黃門



乃公卜婚魏國兆其後占京至先生脩德行  
義積累又極深厚動階業朝光德崇業如下  
兆者此其發耳自昔先生尚書終部歸志在  
恬退以老且下瀝遠衆與談當世大務綽  
有定見慷慨吐露胸抱吾素知先生終當為  
時名臣三十二年島賊作亂寇掠三吳西浙  
朝野驚動有可徵兵諸省一時凶糧不能繼  
軍馬困憊石崖周二寓書先生即艦粟萬斛  
以應募壯士五百丁授習擊刺之法給衣餼

器械行伍舟車聯絡荆湖以為聲援賊入太  
湖漸逼苗都

凌寢先生率壯丁截殺馬春山下密約大軍  
未至賊怖徑趨嘉興路會觀軍甬江趙司宰  
按史胡梅林督兵湖松間與賊接戰而先生  
躡其後賊乃進退失據斬獲千餘人以計中  
毒酒蠲溺胥水不流聲震海外羣賊退散明  
年賊欲窺蘇州潛遣驍捷百人紆道徵寧犯  
苗都殺把總朱某疾馳溧水佯言報復先生



家意誘海禦撤兵西應彼得利所欲也先生  
不煩他将提家兵逆戰於伍胥渚賊夜遁宜  
典追勦不及賊已挫衄饑困奔突無紀至牧  
犢東村曹公一殪之賊時既破攫取瀕海民  
家放豚田穀一飽而去又明年賊首某某  
擁衆數萬航海分道布掠志在必逞時

朝廷知先生忠義胡公才勇以光祿卿加秩  
先生勉策後効拜胡大中丞總督浙直改叅  
政沅山峯於浙撫治兵胡之東改副使張明

產代曾東村於直撫治兵胡之西設司寇趙

公甬江

節鉞蒞諸省兵督戰於是先生詣軍門力主  
戰勝不若山勝上也用羅舍人龍文諭賊首  
徐明山投順遂擒陳東麻葉等七頭日獻俘  
於

朝海寇平先生前後斬首若干級實家資數  
萬金身經屢戰忠義之績炳然在人耳目論  
功行賞進太僕少卿未幾論再進先生不敢



當乃蔭其子女古人強捍大患禦大災食報  
無窮尚有當事之臣投之銀大則推避不任  
先生已致為臣而憂

國憂民之心用舍一致家居以來私則救荒  
賑饑全活萬眾公則捐軀委積報効

一人所謂禦災捍患非先生其人哉或曰先  
生受異人秘術能呼吸風霆吞吐日月所至  
有神兵呵護常遇世變而不危常應世故而  
不老雖其後嗣子孫將列爵勳階而先生已  
窮也

著名仙籍矣此固樊中券外之談儒者不道  
然身具康強子孫其逢吉吾併望其來者無  
窮也

### 內弟許竹庭壽序

益河子曰欲壽人之同情也致壽者三因而  
享壽者三宜焉元始苞命種類相禪祖氣因  
也前人積累德行者助外氣因也一身脩為  
本末不虧內氣因也故壽世道青平外脫憂  
虞是謂時宜衣食充盈起居不失是謂家宜



子孫賢明頹仰者賴是謂人宜得所宜而善  
身之吾与竹在許子耳許母族竹在吾內弟  
許族多期老人曾大母大母及吾舅雲林翁  
吾母母之姊共五百歲曾大母十九而寡抱  
遺孤元許氏宗年九十三終於節義雲林翁  
溥為善良無媿古君子種類之遠積累之源  
如此友至許子恬澹寡嗜欲行誼布乎鄉里  
稱述克振乃祖乃父世業存其身者又知祈  
天永命之道友安得不壽哉其壽也以一友  
之田五雞二甌子田婦織而秀穎者身章物  
表求為

王家所需生當

聖明德教洋溢四海孝弟和順之風藹然度  
帟間子孫遠滕日進意所欲伯仲頃篋相与  
節宣其氣神超物外有樂而不知其所以然  
者許子身是壽也不亦宜乎使其虛淹歲月  
無一所行者禪於天天所生或不自振饑寒  
切身朝不謀夕甯緩朕天干意安而為之



子若孫者睥睨途行痺痲疾痛皆不若在其  
身望望而不顧去之流離顛沛與世相背此  
為罔生故多壽多辱而已人情孰不欲壽得  
如君所與竹戶之壽者無幾竹戶少者二歲  
其生之初以弘治十四年辛酉閏七月今嘉  
靖三十七年戊午七月復閏子庠生一階等  
請之乃壽

晉明堂記

舊者此堂在京城西福東向少府司馬者居

之其名則自今玉屏大夫改而南面始也大  
夫名峯字子奇張姓吉之泰和人治南海江  
浦二邑俱最故擢佐大京兆大京兆練溪胡  
公雅知獨深大夫常以賢能委政外邑所居  
敞迺不暇治及捐俸稍稍補葺又貧且帑繼  
胡公曰吾佐者賢者使不能安其身而貧無  
繼焉不可乃謀於巡撫中丞發其下贖金若  
千助成之實屬例所未有也時大夫視篆深  
湯其僚弼唐公審慮周畫凡所改易悉符其



意正訖大夫聞深陽有野史居玉華深山中  
頗究文致欲招之為堂頽山蹊雜然荆棘与  
凡民絕遠民間又多虎狼非司命大人守已  
秋毫無犯遇事覆盆照則其跡交於道路  
門庭只尺即咆哮跳躍人莫敢窺故野史常  
不得与官府通往往招之亦不出是歲春和  
草木蕃殖禽鳥喜噪泰宇天光下映林莽人  
言搏噬害人者境内無蹤問何官長為政因  
詢玉屏公名他日見之又詢其學出吾師南

野門至是始示諸僚長治弟之意相視一體  
者非賢者不能嘆曰一時盛際賢者克拓吾  
邦泰宇所見必屬邑皆然林莽之間惟一野  
史所見耳玉屏清頽其堂並著所易所司之  
義野史曰元氣流行盛衰迭運其在天下盛  
氣至則乾坤洞豁日月重光賢人滿朝萬邦  
說豫泉氣至則天地洞塞陰陽晦蝕魑魅蔽  
野百姓無所措手足鄰國亦然少府治弟適  
當其盛堂之頽曰昔明庶幾因是以表見乎



在易之者曰錫馬蕃庶明之六二曰用振馬  
此吉亦不為無義也且晉也者進也君子進  
以禮又且進也進不隱賢大哉進矣明也者  
明也君子明諸心又且明也昭明而有融至  
孔明矣盡其大則書日三接以承君之寵既  
極其至則明作有功以升世於大敵自鄰國  
而達之天下也本於京兆斯人少府斯堂其  
後太史氏初筆為諸賢立傳當乞其言出玉  
華野史

漫林三泉年兄狀

弟聞兄京口消息遣家僮馳狀領教再明日  
使者將兄命至矣真意氣相感有不期而會  
者虜兄大雅開城方矚目而虛中金石之音  
若神啟者耳冷然雲和煥然明光不待擲地  
乃有聲也山澤之癯自謂擊子敲竹便是鈞  
天乃今漫有知識黃鍾不奏餘皆蟬蛙耳但  
恨知己者猶自不諒鄙衷空歸鱣素柬書一  
寶終未慙貪夫之願仍欲後圖也嘉惠再三



感兄禮意何敢當此家僮還報知行節今將  
過江弟北道早晚未審淮泗間遘逆得如意  
亦不然大都准候鬼首有日矣時暑方溽瀆  
兄之作躍然欲趨步汗落絛澗筆遂糜因取  
粗卷對使者具書草草奉次博兄官程一咲  
亦作他時話柄也揮汗不盡欲言龍曰高唱  
凝玄法書偕化猶靳遺圭能無委礪乎據案  
對使者步韻十數州尾年黃鍾之借知兄掩  
耳也何如

和對梅

隴頭春萬里一寄故人情有雪詩篇就含香  
月影橫宮妝翻素麗羽夢淡孤清珍重和羹  
手交脩待爾成

和答廬山

匡廬高萬丈何日作山遊鹿洞人俱遠吾儒  
道可求往事遺歲月浮名敝冠裘逢君說不  
盡舊恨占新愁

和黃鶴樓晚集呈黃侍御



風葉下江秋淒淒  
占君食肉思葷蒸  
黃鶴飛仙去海上  
漁陽才子憂湖西  
已見四方時世  
事急聞五夜早朝  
雞淮渭太平無景  
象東南赤子存塗  
泥

和春夜宴武岡府園

終離

帝里金銀湖又宴  
王宮桃李園國有  
典儀人未醉漏傳  
高湖夜初昏霜臺  
劍氣冲牛斗鄖客  
歌聲傍酒尊獨羨  
當年飛舉者雞鳴  
犬吠

白雲村

和聞燕

三月湖南桃李開  
一雙燕子幾時來  
向人調舌鳴如語  
掠水翻身去復迴  
長思羨景逢春日  
又恐飛花入酒盃  
却憶綠窗機上女  
新羅欲寄手親裁

和遊赤屏同黃侍御

水光山色共江洲  
蘇子曾為赤屏遊  
且放客懷成一醉  
謾論世事借前籌  
詞園獨步雙秋



賦漢幟猶存一火舟便欲乘流浮夢澤更過  
三峽出黃牛

和宴海天樓

海天樓上醉華筵山色西來一捲簾水盡霞  
光迴日脚林空鳥語落風前新詞欲寄離騷  
賦故老相傳里社賢望入九霄猶未盡白雲  
黃鵠思翺然

和懷衮樓集呈少漣侍御

此日逢君日南巡駐節初故鄉思入夢高閣

坐馮虛海嶽一嘉會風雲幾壯圖尊前同旅  
况涼月半庭踟

和寄鳳巖

夏日他鄉客清風君子居地臨吳會勝禮到  
海翁踈剗飲應無量懸談揔不如知君為大  
雅高唱亦然予

和北固山燕集呈尚侍御

九重宮闕望雲霄萬里旌旗虎豹驕爭羨並  
驅驄馬使獨尋三詔憶君焦中天鶴鶴高盤



日薄海鯨鯢怒撼潮野老席前能把酒東山  
月出散歌樵

鼓棹清江江自悠三山次第一追遊天邊落  
日迴餘照水底潛鯢出急流海月應潮從地  
起山雲湖雨滿空浮威名部使如君者六月  
飛霜已似秋

南風六月到吳淞渺渺龍光紫翠間帝遣巨  
靈為砥柱天苗圖書作江山名公開府憂方  
切野衲隨緣老更閒我欲窮探追杖屨雲中

有鳥倦飛還

呂梁洪城垣記

呂梁王君增築洪垣成見蓋河馬子曰呂梁  
洪舊無垣劉賊起山東被害前都水始作是  
垣其後圯廢莫若雙坡採石欲脩緩尋改作  
去倭夷竊紫海島屠掠江淮間民將奔所居  
逋逝王君諭居民率洪士更番助役果莫若  
石并捐俸益所需成之視舊垣高廣皆倍拒  
流枕衝砥防水決囓周為五門其一正洪就



分司浮挽之便四通於外啟閉有常洪民無  
國家運漕庶幾垣賴矣是役也上總理大夫  
不聞下者司小民無所擾邀名歛怨之嫌二  
者幸免尚幸得書於太史氏名益河子曰是  
可書也垣仍薦址作者惟先期記載矣呂梁  
水勢懸沫為天下險觀水者自古者名言今  
受大河併淮泗漕洩險又可知天下貢賦舟  
航銜尾千萬里程日挽輸焉

國家津要者皆可以無論者而作是垣也獨  
謂若子居斯世皆可為民物造命且慨世道  
日愈變者士人不皆如君等盡心力幹盡天  
下事豈當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哉夫古今達  
立事功者莫大於造命矣  
君相以下則不係事功小大凡無所因而創  
始者皆命自我出呂梁洪開辟來無垣而今  
有垣矣基命在我是即操造物之權以為一  
物之命耳垣以居集其民據之禦強暴得免



流離死亡而於

國家浮挽之力歲常充餘則洪民与漕運命脉亦胥此有造故事功雖小所關係者甚重大也追思大道為公之世不事藩籬利欲驅民爭鬪始有設險為城郭者昔惟邦國而今則十室之邑有之可見利欲益熾起而相角者衆不思非庸挫鋒鏑則膏裂灰燼矣君子隨時因革有不得已者推此以例其餘近如徐州倉場委頓道傍遠如大同邊衛聲援不

及更無借寇兵資盜糧為慮者京師不築四輔之城屯積兵食以備夾擊邊圉不脩墩堡之廢烽火守望以為策應移若淇洪垣者謀之天下時勢不難圖耳且若必有志焉行進長司空朝夕

國是展布具大者視斯坦何如注見華峰秦宮諭奎山方可直稱君為八閩有道之士以麟經料天下在呂梁建書院正民德脩石堤厚民生纂洪誌奠民依執此以徃積者



名者相殆將可以造天下之命矣且君拜謝  
請書其言於石

賀督府諸公海上平倭十律

幕府馳星檄儒臣近將兵一身當國寄五月  
渡瀘行薄海除妖孽旋軍奏凱聲奇才自長  
勝俘馘獻

神京

忠勇王侯種英雄大丈夫知兵能自將用武  
亦吾儒東海貳師捷南陽諸葛圖共看今一

戰駢首盡倭奴

振旅趨轅澗環軍擁大旄三吳兵氣吐萬里  
將心勞斧鉞為天擊鯨鯢息海濤歸

朝身不伐衛霍自功高

旌旗分十路將士戒無譟戰必全擒賊生當  
不顧家聖人懷遠國夷虜犯中華尚爾悲遺  
類恩威欲並加

濟神人憤能分

暨主憂羽書馳上海舸艦出長洲大將操旗



鼓降王作城囚

皇威自赫赫振疊遍遐淑

泛容排世難談咲破東倭士健惟知鬪兵精  
豈貴多三吳今樹上四海不揚波制亂求長  
策東南者牧頌

民安忽遇亂治久不知兵龍尾洲前壘堯丘  
山上營出師先問罪分潤得專紐父老多知  
薦爭持牛酒迎

計定誅狂逆身先過上游分屯因地利特險  
共天流九島雖全勝三邊未盡收指南如不  
作努力駕飛虬

身係蒼生望行將赤子安兵戈充道路塵土  
上衣冠寒上無戎馬軍中有范韓功成在憂  
國慶賞鼎彝刊

擬獻紐東頌驚傳定海威島夷看繫頸  
聖世見垂衣肘後黃金印腰間白玉圍聲名  
著朝野麟閣自巍巍

師相分翁若先生八十壽原



學士大夫能文字為翁壽者其言以德致壽  
以壽獲福意無不盡矣及門之後今三十餘  
年惟龍一人幸在下位奉顏色獲聞咳唾之  
音於時翁不欲壽自居也嘗命龍與同官張  
仁伯止諸慶者之文謂

君父在上臣子不當稱老况舉天下國家推  
心委任亦惟孜孜報効恐無日不自知其老  
耳何敢言壽龍二人共歎翁誠敬忠愛之至  
其心無已但其間五百年啟運名世寔古今

異數天祐賢招俾我

皇上得以稽憲老成人為太平輔世之瑞徵  
者史臣不能紀其事寧讓後人秉筆乎是歲  
大叶天下羣吏月正元日會朝畢衆言僉同  
雖在

廷荒遠之夷通其意者亦嘖嘖舉手加額翁  
之里中長老數輩挈其子弟來京師途歌巷  
語所在無間人情若此其不能自己可知矣  
既而二師相公及禮卿特為創例上清



御降溫旨云高年

朕竭志匪懈宜者褒嘉其歲支伯爵俸賜金幣羊酒宴於禮部翁雖漁避不欲人人形諸話言其可不順承

寵錫之命敷揚其盛哉龍不佞乃推本壽原清正於翁曰人年六十以上孰不為壽壽原於天有得先天以為壽者有得後天以為壽者古人所壽不同其享壽亦異先天者天地之元氣生物之神也得之者其神壽後天者

父母之祖氣成物之形也得之者其形壽二者於翁今日正所壽之原乎何謂形壽一氣分布五形雜揉團聚凝結以成其質內則五官外則百體人之形也歷年雖久氣血完固耳目聰明手足強健形之壽也此其成物之後形體相禪以至於我我待之以為藏氣安神之府故曰後天何謂神壽有物混成無微不存含於一物之中而妙於萬物之外人之神也發為智慮建為功業文章可大可久神



之壽也此其未有物先其神固已主張造化  
流行付畀於我我得之以為形質所生之本  
故曰先天以今觀翁之壽年已八十矣少哉  
賢科出入廊廟歷三朝克銀五十四年其身  
挺然玉立瞿然鶴趨視聽言動不衰形壽如  
此矣非其後天所成者厚乎精神運用自翰  
苑掌成均之教進大宗伯和協上下神人奠  
其所麗及居相位輔成  
君德斟酌時宜損益愛通濟可替否又廿年

且多在者啟沃朝夕思惟一行一止切中天  
下操度亦常有倦勤怠荒一不當其意者神  
壽如此矣非其先天所生者全乎此二者不  
可得魚得其一者尚有小大貴賤亦不同何  
者夫酥服食坐起豈貴形存而倒景凌虛徒  
勞形逸耳是非翁所壽也翁魚所壽又魚所  
貴与其大者追蹤周召以來不過數人僅僅  
此擬未必盡如倫類原其所得負元之會光  
岳歛發天地精英純博之氣萃於一人故根



本盛大物不得踰其神依形以立其形待神  
 而行更自有超然形氣神應無方者指顧呼  
 吸其少頃更問方行風偃天神相應而無所  
 違是以形之所壽不止其一身通其形於天  
 下凡有形者老者得以衣帛食肉黎民不饑  
 不寒從生蠢動上各得遂其所又其神流會  
 貫通於上下數千百年漢劉功烈紹陶永監  
 天下被其澤後世守其法莫不仰成休而席  
 盛美常如今日一日者故又曰翦魚所壽又

兼所貴与其大也惟然其形壽者徵其無盡  
 歲者唯子孫耳子孫賢衆多此翦形壽之餘  
 也其神壽者徵其所不朽者惟名耳名章章  
 然盈宇宙並日月与其身膏存傳乎不已此  
 翦神壽之餘也若神仙家弃形慾則形不累  
 歲神慮則神不耗形不累而神不耗存翦形  
 神俱妙与道合真總先天後天之策吾將以  
 為壽紀

呂梁望彭成夜發



呂梁懸水三千尺却自黃河天上來  
西界直從吳會盡萬山齊向朔方迴  
高秋白雁歌風甲九日黃花戲馬臺  
夜紫無人同旅况孤舟渺渺月中洲

入天妃廟候昇舟上洪呈同行諸君  
泰山曾入天妃廟今日洪頭又一過  
喜得南風送北客鷺聞楚地能吳歌  
白鶴盤水戲相近黃菊待人洲未多  
興到占君傾百斗舟中休問夜如何

又

木落高秋白雁飛盡船簫鼓月中移  
心跡報自愁雙結病且思容顏獨遠  
千里雲山迎劍佩一天風露滿身衣  
行年五十無洲遠自媿浮生与昔非

仙遊歸舟載月一首奉呈仰山相史兄  
清教鈞韻既嚴刻成又遠獻之大方  
益不能為工矣

鴻濛蘊景室鬱林滄秋清華洲紛  
曄離靜空



寒光生高人恣幽探轉盼忽已更驅轅走峻  
坂飄然殊世情結交在中野信以禪德明浮  
雲過其下富貴一何輕我愛山中人從來不  
識兵白首荷犁鋤四望禾黍平生年暮官長  
未曾入都城今日覩儀刑青山白雲橫張公  
吐鳳芝玉女涵金精携手崇素期長言發豪  
英輝才豈相軋一倡復一廢白石礪吾齒吾  
泉濯我纓蕩舟菴書水夜深天河傾明月在  
中懷岫潤踏歌行且以盡尊酒羨君獨能醒

送常熟沈正洵南還

丈夫貴用世功名半垂成人生不滿百天道  
亦惡盈清風自天來拂袖歸神京  
長安走馬出清華鶯燕來時已到家白髮有  
人同畫錦故園無地不春花九天物色周賢  
里萬里龍光漠使槎渭北江東空引領暮雲  
春樹涵天涯







卷之二十九目錄終

東封紀行

七月十七日同鄉祖餞於城隅使人邀於門  
中徑赴之座間留別一首

簪笏隨朝下 直廬旌旗除道引前驅行間

造次從君酒別後殷懃惠我書野性自嫵多

禮數同鄉會約有去親情無異在鄉間渭城

柳色青如舊唱到陽關不似初

再赴同年祖餞留別一首

故人置酒在高臺纔自鄉筵醉裏來相見世



途空白髮共談心事且停杯垂楊送客先秋  
老倦鳥投林背日回京國青衫分別袂行行  
執手重徘徊

潞河登舟一首

落日停舟潞水濱西風劔珮上飛塵  
篙師搥鼓催行李驛吏傳牌候要津  
蘭省侍臣初下直御爐香氣尚隨身  
來朝一發趨東鹵關里慙無後起人

次日命舟子

差者先後發行庶

驛遞得以接替應付不然一時忙併便不支  
矣若各取便利誅求有司豈人情事理哉

舟子久待以匱食告先是夏四月當遣使

會有災自謹身華蓋奉天三殿五鳳樓午

門一夕俱燼內外脩省過此禮官然後請

旨暫於七月行以端門作殿堂諸儀頗舛誤

無定舟子自四月艤待是以時久而食匱也

潞河送孫季翁尚書赴南都

同事師門三十年

季翁與余在北雍每依辰



極望台躔明時大業文章在翁為乙未及奕

世孤忠日月懸乃公死宸濠之難暫去南宮司典禮

即開東閣待四經筵漢豐周鎬皆帷闥萬里

龍光咫尺天

命舟人移舟停聞靜所作大都諸公書遣辦

事官吏分頭致謝憲副山東萊溪張君以進

表至過余舟一面時聞山東震章姪有疾見

萊溪語悉始慰

吳霽寰提學山東與余同發出卷索賦座

作都門三祖書之

曉出都城門殷懃致三祖一祖酌清觴再祖

揮談塵三祖瀉詞源開懷醉西浦西浦主人

貴且賢貂璫世籍居東土東土斯文開後人

柄文造士多前武為君三祖說其因大道馳

驅入鄒鹵吳南鹵北數千里南人入鹵吳季

子遺風還復聽蕭韶不獨文章今在此君當

觀海登泰山泰山何巖巖有獨立千仞之氣

象萬物不盡藏天下如指掌鬼乎入空冥浩



乎馳決滄吾將芥子納乾坤天亦不能高地  
亦不能廣睥睨一瞬宇宙間後者何來前者  
往委珠玉於塗泥不義富且貴反吾心而泚  
穎頽君此行作大觀訪闕里之故廬追高蹤  
於杏壇絕學繼往聖浮名敝前冠臨岐執手  
更丁寧與君別易會應難

贈同差李葵陽一首

玉冊分封下

紫清天飛八駿出神京

時同差諸

省者共

因思闕里浮瀛海欲和陽春過楚城

余得東鹵葵陽得湖廣

紅日

九重天闕遠青山一劍

使星明江雲渭樹相思處俱是陽關別後情  
廣福寺次素太冲壁間韻三首

夕陽下西嶺歸鳥投東林遠道宵已戒玄居  
我難尋浮雲藐然去靜夜思以深高首望辰  
極何能肅素心

獨客入野寺一僧定禪林曲巷人稀到明燈  
路可尋此生皆夢幻何事極幽深借問菩提  
子如來有幾心



梓里黃花徑

太冲余同鄉人也

蘭亭脩竹林古人雖

寂寞幽跡可追尋吾道日將暮所居山亦深

余卜居玉華山人跡罕到

自無經世略空有愛君心

太冲左遷壁間詩意

云云余次韻中多解其

鬱然者也

十九日至河西務會陳戶曹并舊主人席間

留贈一首

烏紗羞照二毛新

主人相別二十餘年今皆向衰矣

野葛還

驚舊主人事覺昔非嗟我老時隨物化與誰

親翻思感世逢今日莫惜窮途滯此身郢客

風流終不減高歌一曲自精神

再柬陳戶曹一首

乍時相見意殷勤

陳君款留不舍故云

他日逢君即故

人壯極九重天上路孤舟千里客中身花

隨春去人空老病以時來藥可親誰道窮途

多寂寞有錢沽酒未為貧

望大都一首用陳君韻

九重天際帝王州玄極冲虛十二樓金闕



雲從鰲極起玉河水向鳳城流六宮人在清

虛府三液仙乘李郭舟老大生年去鄉土不

堪回首石龍頭

石龍山名

夜夢有感神仙之事再次一首

夜夢仙人海上洲朝登帝子水中樓

次早登玉皇閣

推開紫府三關竅運轉黃河萬里流誰識死

生雙楫子總知天地一虛舟青龍跳出南宮

外白虎牽來北海頭

桃花口命副舟載亡保廷荒尸棺歸葬感懷

### 一首

去地三千里後吾二十年一朝身沒矣幾日

思悽然寐莫孤魂冢因依野寺邊故鄉還葬

爾今日載歸船

二十二日天津遇含齋曹太史其衛有武弁

趙某者徐州鄉人也候見水次以鄉曲致款

留意曹太史業已許之午後同過城樓一眺

奉呈一首

詞苑名家已有年人懷山斗誦瑤篇文章振



古追韓愈史職兼長似馬遷東閣橫經原注  
席西清後駕早朝 天鳳城此去無多路咫

尺龍光日月邊

含齋有小疾欲遲留於此故以詩諷之促其速入城也

二十五日始與舍齋相別挽舟入衛河風水  
皆逆舟夫力挽不能上五日方抵青縣青縣

趙生余同年子也游學大都嘗與論文過此

懇留繫纜款敘焉

八月一日至滄州州守與余無素迎見道所

懷若有留行意而未敢聲諸詞者余以使職

不能久稽略諭之彼唯唯而退

初六日至德州起早德州有軍衛則護 冊

軍夫當與有司協濟此亦事理之宜也衛官

坐視雖兵備督發亦不應因是托之乃知體

統不一故其意二三遂至規避無忌憚耳蓋

一衛而兩隸所屬德本山東地也衛在山東

而俸給與賢否職業又在北直撫按本地上

司既無事權客屬考語安得審覈夫小行去取

必當一時夤緣足以植譽他復何所顧籍哉



德州士夫多顯宦衛河盤曲四面遠之學宮  
更得地勢但嫌近城南北相去各直衝或主  
貴顯者多徑情自恃也不然民必悍戾莽燥  
當是風水使然

由德州抵陵縣皆平原行一二里許即是漫  
坡巨浸黍粟之藁盡在汪洋間甚可惻也或  
偶因積雨致此若常歲皆然民何以聊生耶  
考詢乃平原君故鄉以今視昔其所值盛衰  
何如起平原君於地下使一區處未必非告

之平原也

陵縣城東五十里禾黍遍野將及臨邑水行  
幾五里許浸及馬腹深渦處人馬俱仆壯地  
本高阜諸所水患如此蓋古制畝澮溝洫不  
脩地皆平行窪畜不得洩埃其日曝土添時  
久而燥若繼之以雨則又浸矣聞自濟陽舊  
川道至海僅二百里疏復之力甚易當道何  
不急為一理乃至忍視其民昏墊諉諸財力  
弗堪何哉或者下流入海州縣地方恐增後



來壅決之患此特一人私情耳

夫馬接替荒野中殊無紀律所司多不照行牌定數發應總照數發應亦不遣的當人取齊押赴待替者望見前路聲息輒爭棄奔逃故行李狼藉道路不惟觀瞻不雅倘致踈虞咎將誰歸况使客與有司非有事權相臨不過驅馳王命干涉文移體統而已何所畏忌乎

忌乎

初七日夜宿臨邑行衙舍榻無異村店邑令

以殺酒餼廩入謝而却之唯納其可充饗殮者是日龍坪張兵憲自沂州使人遺狀期在神州一面龍坪舊為柱史風裁凜凜素許其可當大任今過齊鹵故墟多觸目警心之事王者遺風聖人往蹟豈無一二可尋以資明時化理乎張公可以語此者

震章從子二僕迎至章欲給假出濟陽相見急遣二僕還報止之蓋去

聖旦不三日吾從青城畢事便入省城雖家



人父子之情願見甚切而居官守職之地不容私徇也

所過一州二縣途行力役俱無統紀因下車呼集衆役諭之曰吾以朝使來封若國王今所奉者金冊非如他往上司欲若等扛擡私家行李耳原是

皇上差我來到親王之國行禮極要整齊嚴肅路道擺得整齊好看乃是體面不然罪加若等矣其未解唱諾者申說如初覺衆皆理

會然後結駟而行其間有撲路棗者繫之來停車召棗主至以所餘廩物償其值且勞之曰吾官長不戒從人遂至相犯毋多讓也其人付有司治田園瓜果罪自是知所畏阻行途窅然孟子所謂學問之道收其放心只一整齊嚴肅便有禮法善反之機雖徒徭賤夫若是其速况學者乎

陵與臨邑二縣亦北方善地其民尚可使也顧所治在上者驅而從之義利之間耳尹二



縣者吾不知其人何如

初八日至濟陽濟水經流於此孟子曰排淮泗瀾濟漯而注之海今問諸士人濟猶入海漯已壅塞故諸山雨潦則其所洩處艱澁其泛濫瀰漫所必至矣善經野者當相宜以增未備况有古訓可尋而坐視其患因循以待遷諉諸後人何心哉

馬石鄭年兄為濟陽令以樸實感人亦率化但樸實者多不能趨時如近來許此動人活套一無有焉或不能受知於上官美論不歸

此後有司多送迎踰禮故前途使人東之云本院與有司本無政事相臨今以

王命驅馳不過干涉置郵文移體統耳願毋以俗套相見并止出郭及諸役人迎送之勞但夫馬接替非委的當人負押發前來必至差參不齊每見金冊紅檣狼藉道路則矍然下車以愧本院不職乃致辱



君之命如此此則本院所望於賢有司者宜  
各相體

武定兵備安軒張年兄遣候復狀某東封入  
境思同年諸兄在境內者方面七八人一時  
聚首或得慷慨論心於數年契濶之懷庶幾  
傾倒矣不謂各限分地其所經歷處與諸兄  
相隔惟青州王鳳洲濟南王繼津省城丘涇  
野此外竟無良便可圖一見者濟陽會鄭馬  
石云其治去行臺不遠具陳兄弭盜方略殊

慙願望盜發青州某在大都聞之兄有地方  
責任稍不加範則或羣起縱橫蔓難收拾督  
捕之法誠若見行為當草莽小人聚則為盜  
散則為氓捕者須令獲真盜乃可耳不然非  
盜以為盜為盜得不盜二弊不免高明謂何  
初九日入章丘境過水寨見耆年者甚多所  
居不下數百家間巷誼闐非復他處比矣谷  
粟梨棗之繁地無荒土民多飽煖之色宦家  
廬舍亦整飭改觀人材之盛可知



是日齋宿却廩給葷酒縣尹率師生關白  
聖旦出使慶賀禮文并示昧爽以前舉行與  
通引贊所立位所尹為陝西人丙辰進士因  
與坐論其邑水道吾所渡二處在濟陽者為  
濟水在章丘者為濛水諸山以二河下注河  
之兩涯殊不寬廣且砂泥淤塞受水不能多  
入海又不通利必至浩漫也  
次日夙興赴縣治候行禮至則致仕亞卿謝  
少溪九儀與易州兵憲楊東江選之父已為

封君者先在有司延入幕廳小坐命撤南向  
位列東西如闕下崇蓬曉朝然鄉官皆紗  
帽紅圓領因告之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是禮  
也衆謂此邦舊規及唱搯笏舞蹈則皆無所  
措手足頗有慙色又縣學僚在東階鄉官生  
儒在西階竊謂朝廷之禮西為武階而文  
臣列之恐非禮畢少溪問宜如何乃可此會  
典集禮儀註俱不載禮朝廷莫如爵鄉官  
爵尊於有司者多矣欲加之有司之上則奉



天祝 壽有司為班首其可乎莫若集鄉中  
士夫別於他所行之為安

恭遇

聖旦朝賀二首

千里恭逢

聖誕時九重遙拜小臣私官聯侍從慙無補  
世際明良幸有期率土鴻鈞開壽域羣仙此  
日醉瑤池雲中忽見雙青鳥南嶽夫人獻紫

芝

夜半瞻天祝華封塵冠拂拭整朝容

重華聖起重熙後萬歲山呼萬國中太乙帝  
臨玄極殿長庚星入紫微宮雙鳥恨不騰空  
去鸛鷺班行聽曉鐘

年至鄒平縣縣尹如土梗人闕脚色蓋先任  
教職陞他邑尹以不才改調於此官家用此  
輩作民牧安得不憤事晝夜至長山縣宿其  
尹來見錢塘人問杭州倭寇事并火患語甚  
講張揖之使退



十一日由長山縣早發責巡率無嚴宵之備  
有司不謂金冊事體重大以常往行李視  
之然此行以扛夫與護送軍夫為急廩給下  
程在我者為第二義耳有司之人再三諭之  
不省柰何

是日渡淄河永康徐侯使人來會彼已紆道  
臨淄相待因就淄河鋪舍止宿期次日抵青  
社驛淄水極清冽河底盡砂石見土處甚少  
古辨淄澗二水未經澗水竟難取驗也

臨淄即齊王故都聞今為縣治者止東南一  
角尚廣延十餘里平野相望盡墩阜詢之皆  
古之名人墓宅纍纍如小山星落然

牛山甚小其上有祠宇不知何神四面濯濯  
今無大國之郊而培植之功不加牛羊芻牧  
無復望其有萌焉孟氏之言熄矣

其夜明月滿庭鋪舍蕭然頗有墊况因呼酒  
獨酌而浩然歌曰牛山何木兮可斤山將日  
去兮莫余宵征襟清風兮解煩蒸明月皎皎



卷之十九  
十五  
兮滿郵亭郵亭一宿兮訪西禪之老僧談空  
說偈兮欲神解而未能念美人兮在東鄰十  
年一面兮客中身眈眈飛雲兮一馳神來日  
奉子兮以慇懃舉酒獨酌兮發浩歌以自申  
右東王鳳洲者

十二日早發淄河有卒飛騎來報永康駐臨  
淄欲邀入一議即遣卒走復速其來

移文 衡府長史司論詳

冊封之禮蓋欲革俗套以復制典也文云當

職欽奉

上命充副使官捧 冊前來所有合行禮儀

案行該司具本啓 王遵照

祖訓會典集禮及禮部頒付儀註施行惟復

王國別有

祖宗刊定典式亦須開具關白當職蓋君子  
以合禮為貴而國君以守禮為賢若或行禮  
失宜在此則不能申敬王之心在上則不免  
為辱 君之命誠為未便為此案行該司除



不係典禮所載一切罷免外各該禮儀務為  
詳定呈來以憑叅酌庶不致行禮之時彼此  
違錯

亭午周長史者迎見十里許傳

衡王令旨來復悉照會典儀註行賢哉王也  
衡府設酌於王庄遣承奉二人出而迎勞辭  
之徑入館驛頃鳳洲王年兄近齊徐少叅相  
繼來顧又頃巡按段古松亦至因論諸

王及諸司迎節非禮當改正勿行可也使人  
促永康來

王府官屬列仗俱至期以厥明入城諸王各  
遣人詣館慰勞

夜與永康整頓

節冊永康私謂曰往年 諸王出城迎

節入衙門復朝 節三日然後冊封此舊規  
也一旦廢之或者不可乎應之曰會典與儀

註舊規也非此則各人自為套子耳豈  
朝廷制典耶今日正欲與公復舊規反謂之



廢何哉

先時出使者必欲諸王及撫按三司迎

節朝節者始見王府與諸司皆於使職有

干籍此以為聲勢耳儀註止云王府文武

官屬並無諸司之文安可添入雖府州縣官

止供應用器物亦不與禮禮失而不求流弊

無已且宗室衆盛一至冊封時各喜出郭

以恣浪游或乘便往私庄流連更甚至逸出

不返其弊有不勝言者安可縱之

十三日昧爽王府官屬悉至遂列仗前導

節冊入城盡如儀注行禮但此封郡王

掌國親王率諸王於露臺先四拜後唱

冊封者就位既宣制授冊於王王當以授

執事不當復置冊案矣禮畢奉節還置

龍亭中龍亭仍由中道出諸王送者由東

階使臣出者由西階俱至府門外五丈許揖

王等退始騎夾龍亭而行歸館驛命驛吏報

名次日朝王



十四日五鼓起入城候朝登露臺行四拜禮  
禮生引入殿堂贊者始唱禮畢誤矣當於拜  
畢時唱完矣各官退班常侍者領王令旨  
趨出殿門以致留宴之意禮生引入可也及  
入王乃步降座前平基舉雀三酌跪受而  
立飲既亦酬王遂與正使分東西就席  
王升座未坐使執事者要長史謂曰是燕當  
樂奏對曰七奏復謂曰七奏惟元旦與  
王壽日耳常宴不散花者只五奏耳坐定一

奏一進酒矣有優劇升殿堂者復要長史謂  
曰堂上之樂惟絲與竹雜劇諠闐全藉金鼓  
王或於便殿間用之猶可殿堂朝政所在  
豈可戲為王遽令麾去終始循禮賢哉王  
也宴畢以謝王復降座因面啓曰修德守禮  
如殿下古賢王不過王讓弗居揖余等欲送  
出殿門止之請回宮與永康却走王猶三  
顧揖之詞氣從容禮度閒雅如此既退新刻  
新樂王以書致速其詞云斗仰盛名未獲荆



識欽承

上命俯臨藩邸何幸如之謹擬明辰敕府潔  
觴奉延款敘兼領教愛惟冀惠然不勝顛竢  
之至典禮原無此宴又宴禮所載皆國王  
而郡王降等者節文未詳因移文長史司啓  
王辭謝曰本職奉命冊封已經擇吉一照  
儀注行禮外及查典禮所載並無宴使之文  
誠恐筵宴之間抗則至於失王之尊卑則  
至於辱君之使為此案行該司檢出會典

筵燕條下事例具本啓免新樂王亦以八而好  
禮者遂中止之尋遣禮官持所叙同封錄一  
冊并所書石刻見贈排律一首侑以金幣二  
端貽之詩文拜領其幣隨付有司啓進移文  
曰照得本職奉

命冊封衡府特賜禮物不敢領受為此  
案行益都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  
理即便將後開物件照數轉送衡府長史  
司交進啓王知會仍具交進過日期緣由



并收管呈來查考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  
一併繳

計開

發去金段二端

午後高唐齊東二王遣人致印色瓦硯及所  
製篆刻收篆刻二紙餘返之二王多讀書積  
學善古文詞索鄙作甚懇而行事恇惚不能  
應使互報頃復持以來竢前途有暇乞書也  
是日倒案行益都縣前冊封時諸役從俱

不備館穀亦不充其縣令張鵬者大失官箴  
民玩之指使乖意無復體統矣故有案行焉  
其文曰本職欽奉

上命亥副使官前來山東衡德鹵三府冊  
封已經衡府行禮外即今前往德鹵二  
府合用各衙門應付一照禮部題准

欽依事例前此各該官吏輕忽

朝廷大典故違明旨甚至罷軟不職者不  
能役民從令徃徃將金冊紅檟狼藉道路



其不敬 君如此况本職乎及查 欽差出  
使俱有 會典憲綱體式士今食祿於  
朝豈茫昧無知至於辱 君之命哉且職官  
相臨卑則辱已抗則凌人不惟於禮未安抑  
亦於法不便為此牌仰當該官吏即將  
憲綱體式呈來檢閱其不職官吏另行叅究  
合用前路夫馬照例點齊仍差的當人負押  
發護送交界地方取有中途不致逃走踈虞  
批迴庶無前項弊情

薄暮鳳洲近齋二公邀至南城樓翫月東望  
雲門諸山南視 諸王宮寢月光掩映可為  
奇觀各分韻一首余得城字二公各呈一首  
見懷

中秋月色滿高城城上高樓月更明客地得  
今良夜飲故山思爾十年情尚依北極青天  
上欲聽雲門大雅聲封事近能全典禮東藩  
王國有賢名右呈鳳洲  
面面清溪十里城淄澠良月浸空明登樓作



賦雙文士把酒論交獨客情幾處星河回夜  
景萬山林木動秋聲雲門有約知何日羨爾  
同追李杜名右呈近齋二公並有詩名者  
再呈古松道長

使君按節益都城皎皎懷中秋月明三尺獨  
持安國劍二天不許故人情已無當路豺狼  
跡但聽朝陽鳳鳥聲愛爾開尊多雅致相逢  
一醉亦吾名

明發恐有司急事如故發牌示之曰使途以  
護送節冊為重晨起戒行前驅結駟以顧  
後奔然後傳呼接應兼程無慮也仍復漫無  
紀律上下迴阪之間倅然遇倣何以應之至  
求失事根由所在地方安得無罪

城樓散歸夜四鼓矣悉出殺物給賞諸役假  
寐有頃遂啓行察院兩道各遣候吏紛刺更  
有高雅懇留不已又繼之文物珍遺竟謝返  
所過居民皆出簷照去數里天漸明行者可  
無燭矣



十九日至清源會行舟取二府封冊兩江  
方春元相見玄帝行祠祠中道流跪而乞文  
太和山玄帝金像廟碑

太龢山祀玄帝之神在今天下第一顯崇祠  
宇也神像皆鑄金為之神記帝玄武水神也  
天一生水西北者乾兌之宮滋其化源母隱  
子胎曰金從其質也山記洪軍瀕洞神助陰  
兵有大功於

朝朝廷典禮以名山妥其神靈曰貴取之金  
也孟河子曰不然龍漢初劫元始一化紫虛  
啓運太上授符金液九還已在翼軫之下矣  
漢以來衛道演教當時可得造命發揮不一  
二人止太和等於衆山玄帝福於羣神彼豈  
讓之以待今日今日易名取義所謂太和元  
氣流行於四時者也一元先天成物者莫如  
金後天生物者莫如土

本朝以土德王天下土含冲和其位在中木  
火注氣金水代形此四維輔中極之象耳五



行生成制助以虛位受盛以明垣合變當其  
數者歷千萬劫不毀然古今氣數之會太和  
流行天地間隨時變遷故中無定在也若昔  
大江以南蠻夷百粵不通中國楚為祝融故  
墟偏在南薄今雕題交趾桂林象郡衣冠文  
物之美道里封疆與河洛之國抗而相持自  
南自北自東自西太和寔在方域之中矣  
高皇帝應天之命運啓南方  
文皇帝順天之心鼎定北陸

今上皇帝承天之統龍飛中土三后授守一  
道南窮天幕北躋地維經緯三極綱紀四方  
圭中定命前代未有也夫中為大道之樞合  
辟二戶神其一虛以居動靜之間五帝含樞  
紐懸象於天故其峙為名山發為明神鍾為  
聖人皆盛大莫踰傑然中處聚靈人環拱萬  
國祖宗開基秩祀首棄百萬貲力於此時  
已立天下具瞻聖作物睹之象兆矣至今  
聖人得大中以生中天下而立身章物采充



溢虛際草木鳥獸之微得之猶皆孕和煦育  
以類瑞應况名山大神其所自出固當與天  
地貞觀日月貞明者合德照臨耳鹵之泰山  
嘗以玄聖孔師其神與聲浩挺往世我

天子紹聞孔聖又祿位名壽咸備太和崇尊  
天齊職從元始讓坯俛首頰視嵩少良常又  
其下益卑矣余欲登太山觀東海謁孔林求  
遺言清源繫纜與兩江方季子相見玄帝行  
祠其傍鑄金為像燁然滿室鑄金者不識余

識方子友必文人前膝乞碑譔問其人太和  
山羽流弟子也走數千里聚清源萬千家慕  
其財清源人樂與之以成其志為其為神既  
也亦可見茲山與神顯崇一驗矣推是以驗  
天下其人獨非清源者乎羽流公神既不以  
貨財私妻子士大夫公

天子之職事亦然天下未有公神既樂與羽  
流弟子而不與士大夫共成

天子太和至治者也此又億兆人心可為一



大驗者神使羽流弟子發之若啓余言并識也

贈兩江方子二首

滄洲吾興與誰同繫纜逢君太岳宮自有聲名環海宇曾無蹤跡到王公詞源一瀉三江水筆陣長驅萬里風羨爾生身近鄒鹵可尋闕里問儒宗

仙子樓居路不通桃花溪水隔重重名流舊入圖書府大雅今追漢魏風無數法書傳海

外有時清嘯出雲中君當後日求遺老萬里

倉江一釣筒

白石草堂夜酌一首

酒後狂歌醉未曾坐中雲樹有孤亭歲時欺我頭先白意氣逢君眼獨青巽北羣良留季子蘇門長嘯起孫登夜深又見東山月更訪

西禪寺裏僧

園西即彌陀寺

棄婦

婦人以容悅朝登曉粧臺未曾施粉黛掩鏡



且徘徊含羞本面目見之心氣摧昔日未嫁  
夫儼然處塵埃愛憎不由人妍醜任吾材嫁  
夫隨夫性猶恐生疑猜東家帚釵女遭棄聲  
哀哀西家珠翠娘歡娛趁心懷對鏡恨不死  
重生易吾胎

次韻答閻怡齋

天涯寄跡舊時曾今日逢君衛水亭客路風  
霜頭半白池塘春草夢中青百年世事身空  
在萬里雲程足未登且盡好懷成一醉社蓮

無酒謝高僧

承怡齋携酌於兩江西園

席間再次韻各三首

長歌慷慨有誰曾萬里孤舟一草亭物變歲  
華和我老山連樹色入門青潘居閒散還堪  
賦謝墅風流豈倦登欲扣禪關問因果西方  
猶有未來僧

英雄盖世古人曾何似東封漢壽亭

此封近客

子放歌江渺渺王孫歸路草青青自憐性拙  
將空老誰謂天高亦可登方外幽尋行未盡



竹林小坐一呼僧

仲子豪華見幾曾幽尋深入艸玄亭

兩江園居有惟

玄館藐稱古學唐韓愈長揖中朝漢衛青君豹

蔚然時一變我田藝矣歲還登相逢後日知

何處方外須求有髮僧

答方兩江論書法

書法第一風神其次氣勢骨力唐人以下專

務結構而略此不論無能後起矣風水錯綜

雲霞變幻此寂無而感有者天地之至文也

其聚不由安排其散不可繫羈故凡文字作

家皆當以意興趣味發吾天能最忌模倣俗

套禪家以着相為障魔即俗套之累也余嘗

說禪云見相不着相不見相不落相是為空

中相相得空中相相者又意興趣味渾然無

迹矣要之骨力氣勢風神皆莫之為而為者

天地化工自然在我求為名狀且不可而欲

以結構模倣得之可乎

與兩江論詩



古人有律詩為側韻者諸選皆入古體更未  
有正之者其所選亦不過相襲謬妄添減幾  
處作一番新話耳詩之選必先求古人作詩  
之意有合於三百篇為第一家得體次之格  
又次之若句法新鮮字眼宛轉聲響飄逸鍛  
煉精緻徒以駭人觀聽而已不在性情意趣  
中發出作之無謂也

再論詩體

詩者長言以詠歌之耳三百篇所謂風雅頌

四類賦比興三體此後人誦詩而為之名也  
漢唐以下乃有古體近體律詩絕句長篇古  
風排律樂府五言七言諸格格定然後揣摩  
求合裝訂湊集而成詩是以靡然波蕩而得  
其意義者寡矣噫詩人何嘗先定體格不過  
條達詞意發其性情其間優柔涵泳聲氣自  
應之長短句平仄字各隨其義用者豈在是  
哉唐以詩賦取士始定格律如

本朝經義論策立為定式中科第者須就其



中不失古人作詩本意乃可不然詩教荒矣

清源婦

清源婦林與岐之妻張氏也先是丙辰夏五月余病暑舟中借西郭園居救藥詰旦門有輦喪者過之哭甚哀一輦而二棺焉會葬男女輿而人騎而人徒而人白其衣者盡哭其他欷歔涕泗往來道路中余謂北方喪禮尚有可觀如此揖門中長老問故二棺者其一林與岐其一張氏張氏歸與岐數年與岐家

貧世父業日中走巷市手數錢買尺寸縷臬小門頭播易勺粒釜常不炊張助以女工豐肉佳粟舅姑弗失與岐病展轉就死無日張舉子去草拊循其夫火藥餌進所欲晝夜僕僕不休與岐不食張亦不食兩月與岐死張尸於寢以臂枕其首喉中哽咽羊視而不淚勇姑知其有異夜伺之縊於戶下矣解其縊盡所能活縊之法不復尸於夫之右終日覆緼間忽有動氣急以物齧通其竅納溫沃漸



甦云見冕服人坐廟堂怒呵以為棄幼子而  
從夫林不嗣矣遂遣歸因問其子安在抱而  
慟絕悉取所藏衣物倩乳媪寢處夫之傍與  
岐既殮父母欲葬之張不可亦不言其所以  
日強米泔少許僅存喘息然又涕泗不已已  
去人形矣其家人父母兄嫂存問張瞑目不  
眦相對幾日夜不出一語越四月見其子稍  
踞地可坐與乳媪且狎習矣張自是不食親  
媪者極力強之不從數日復死難矣哉是其

死而衆之哭也哀也龍聞大丈夫慷慨殺身  
易而從容就死難也彼一時憤發卒然當之  
不暇謀審此其生死頃刻間立辨耳如張縊  
於其夫一死之初是也至於因循百二十日  
提抱幼子溫存骨肉其中略無所眷戀動搖  
守其化夫不食而死此非透悟死生至理毫  
髮怵惕不入其心又必有許大定力久而不  
變然後能至此張一婦人婦人雖善不書從  
人之道也今以一身扶植萬古綱常振起末



世風俗挽回天地元氣丈夫所未能一旦有  
於婦人

聖朝大盛事也或者觀風不可以為細故而  
守土者更當以培養治本其幸而獲此為私  
喜其恐其沒沒不章乃作清源婦以傳之

二十三日至譚城驛舍姪震章迎於二十里  
外王府府縣官屬以次途迎既止傅中丞  
少巖與三司先後繼至各論封事合行禮儀  
俱照前衡府不改頃王府禮生來見請

定朝燕之規蓋此府自來親王皆御門受

朝宴設於廡廳陪宴者承奉耳故禮生以是  
為請余即作文移授禮生持付長史司啓

王其文曰具官為冊封朝宴事本職奉

命冊封先經移文關白具遵禮部刊定儀注  
一洗承襲繁文外至於朝見筵宴亦有會典  
可考凡朝臣奉使至王國或因事經過  
見王並行四拜禮王坐受之此

祖訓也又成化三年定凡京官公差出使在



外道經 王府報名朝見如遇朔望三司等  
官至府候見公差出使官亦詣府隨班行禮  
此事例也然文武左右班立止該守禦衛分  
及府州縣官各照品級而四品以上與長史  
紀善升殿則三司不與而所謂陞殿者尚皆  
守土之臣若朝臣領 勅常川有事在地方  
者文居三司之上其特奉  
上命以節冊授封本國似與泛然鎮巡於此  
者又不同矣且常朝

皇上御門蓋以殿堂深遠諸司敷奏不便傳  
宣係是親機務便宜行事之時而非設鹵簿  
清穆受朝之地今 國王屢歲 冊封朝見  
使臣但止一次欲以每日 天子便朝之禮  
待之不惟朝使等於王臣而 國君舍正殿  
而弗居就臺門而降接亦非所以敬  
天子而尊國君之意也及蒙 賜宴雖禮無  
所載而會典筵宴條下凡遇正旦  
聖節王壽日設宴用花其餘常燕不用據其



常宴之文則賜宴使臣者或可該載其中然  
非御殿無以竊觀王國之盛典非面王不  
能恭致獻饗之微忱但七雀散花洪武十八  
年所定大燕禮儀此官屬以吉慶預王之宴  
而非國王設席以待使臣之時所以各官  
跪而進爵王飲訖拜興各官就位蓋合  
王國之臣而禱行之今惟二使臣仰承宴饗  
既無各官之班則非大宴之例爵樂贊引一  
切殺之可也然尚或遵王國盛儀而較之

如午門朝見

天子之位大不同矣切照典禮當行於  
賢王之日而非禮勿動於聖人之邦尊  
王所以尊

君敬主及於敬使不然上下胥失於禮未便  
為此案行該司詳具啓王斟酌損益可從  
不害於禮而通於情者順逆行止惟欲不悖  
於王而行吾敬焉仍具一定典式呈繳  
午刻俞是堂見過出素卷索書晚徐侯至



王府官屬列仗導節冊入公署長史司呈  
報朝宴禮儀王有令旨一照前所議者八  
十年積習之弊一旦改正又一賢王也  
二十四日昧爽入德府行禮凡所  
冊封悉如儀注與衡府無異此覺府居華  
飭官屬整齊新封臨朐年甚少禮度可觀但  
事權全出承奉而長史司莫能誰何想諸  
王未嘗學問不及衡府耳禮生殊粗鄙嗚呼  
尤不堪聞其進退周旋三四指示不能領略



節冊當奉安座臺 國王立座臺東角二使  
侍節冊 制授封本王詣香案今以  
節冊置香案則 國王所立乃在二使之後  
而授封 郡王友出其上且執事者皆背立  
國王大失體統徐令改正然後行  
臨朐王來致儀物却之儀狀亦殊失體不若  
衡府諸王狀首上書某王計開某物後具年  
月是禮也

許長史名邦材癸卯解元聞其人博雅有才



名因母老乞為本府官以便養獨不能正  
王國失禮原 國君未暇脩文也

二十五日早入

德府朝見 王御殿畢宴饗如禮儀衛整齊  
登降嚴肅 王英姿特異略過矜持於文雅  
或不足耳詢之此國 諸王皆不讀書近

知延師肄業也

臨朐所賜儀物既案行長史司啓辭矣復三

四遣人慰勞

大明湖與傅中丞泛舟一首

傅相分猷出漢符清秋燕客大明湖令聞政

府風霆肅吾興滄洲水竹居湖中有水冊使

東傳封國璽中丞內拜直廬書公嘗一發先

翹楚猶記當年亦後趨少巖湖廣發解

王繼津間過官舍相訪云陽谷縣地中迸出

血線高尺許先是其縣有烹子以食父者事

行繼津未判此固大傷倫愛然原其心乃行

孝之過耳血青非應此也大抵在天者莫非



氣在地者莫非血天德不清則氣失軌地德不寧則血失軌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可鑑矣

有以曹縣碾石字刻二紙見示者其筆力非今人所能及文則恠異不可辨識土民謂棄碾於地次日見之皆有文共約三十六碾文無斧鑿痕深而平婉若得之渾然成就者未解其說

少巖中丞送紙絹索書且手書一詩見貽午

後段古松道長謝少溪亞卿各遣書儀來候隨報之

劉應谷期過趵突泉一觀泉涌出三大穴者如斗南一穴高三四尺壯二穴漸低緩餘如明珠汎起者以千萬計其水伏地自南來至此突出即沉水也發源王屋山經他處所見未詳水甚清冽秤之重於他水水經謂其性湍悍故於此汎冒有聲若驚濤拍浪入耳沁脾令人洒洒盖水源來處有建瓴之勢伏流



地中不可見至是竅而涌出皆氣之鼓然也  
泉上有亭亭中有元人趙松雪詩因步韻一

首

沈水東流半有無地靈開竅湧冰壺分源定

自天潢瀉歷劫應隨海水枯太液散珠承運

殿分流至德府寒光連壁大明湖大明湖即此泉

流注誰言鹵國多君子一曲陽春和亦孤壁間多和

韻皆不及原作

登華不注山唐人李太白有詩自大明湖乘

舟直至山麓山石奇峭溪水澄鮮堤柳濃陰

野蔬雜菴放舟登山落日忘返

郭靜山者都閩也雅好文墨山頭袖一卷索

賦遂援筆漫書

誰謂太華之高高於天華不注峰亦我然誰

謂玉井之深深於淵華不注溪亦澄鮮飛崖

下投若虎躍結石側立如龍眠縹緲雲從足

下起扳援人在壁中旋耳忽震雷霆之上擊

手可引星辰而下懸近瞰小齊鹵遐觀及幽



燕北海夾碣明鏡轉南山入淮夜光連仰天  
發長嘯清響激中玄古今豪傑總一氣太白  
儵下雲之巔謂余大雅久不振君當嗣續三  
百篇漢魏頽風不可救古人詩法竟無傳還  
尋屈宋先秦上直到康衢擊壤前

華不注之名不知所自遍山聳石如蓮花疑  
以此比太華玉井也道家有華池神水注為  
苦海不注則坎離媾矣或者本是乎

歷城尹李齊芳調度設施繁不紊而急遽間

便能酬應雖其才力精神作用周匝亦其立  
志用心肯以身任事而無所諉也近時弊習  
只為諸人不肯任事故朝野間多廢墜不舉  
悉如李尹者蔑不濟矣特誌之以觀其後

二十六日早發 德府承奉長史鈞突泉亭

設餞三酌遂行午過遲賢鋪古仙流也壁間  
有遲賢石刻筆力甚古但書法奇恠莫可辨  
晚偕章姪入靈巖寺寺藏深壑中入山處有  
丈華峰意寺中多詩僧也山皆絕壁沿山盡



結茅菴聯絡至頂絕壁下凡有土處則樹藝  
菜菓行數里與章姪下輿步眺初不甚奇漸  
入深坳景物漸幽盤旋峻阪委曲迤邐古栢  
青檀根生石竇隱隱樹林間遙見殿宇僧人  
手香前導渡石梁循澗以入休於講堂書一  
詩於屏上

靈巖萬壑白雲屯百里迴車入洞門野寺半  
山開石壁暮林秋色掛斜曛水流花謝還同  
世犬吠雞鳴別是村愛此清幽吾與爾故園

松菊徑猶存

爾謂章姪也

講堂見一詩僧所作也僧名普照字大千號  
谷泉嘗究心禪學頗知無為之說呼與俱行  
所至叩因果贈以一詩

我愛幽人棲碧山蓬萊仙島在塵寰乾坤一  
自開吾竅生死誰能識此關飽食煖衣茅屋  
下落花啼鳥白雲間無心去住知音者獨倚  
荆扉一嘯還

甘露泉一首



太和元氣地中行上有甘泉發地靈仙掌夫  
容兮沆瀣漢津箕洒注空明飛淙濕墮流雲  
影漱玉寒生碧澗聲陸羽烹茶還到此江心  
一水尚須評

廿七日自靈巖東路出山行十餘里遙望峻  
嶺入雲問輿人曰此泰山乎對曰傲來山也  
環山驅馳峰巒層疊轉盼改觀晚抵太安州  
州守徐君請登太山期以來日早發徐君名  
節癸丑進士山西人容貌詞氣大類南方詢  
之自幼讀書毘陵吾同年丘雙橋唐荆川門  
下弟子也即其論議亦可占文章政事矣若  
就中精切處當伯仲李歷城者

廿八日晨發泰山道至紅門易山輿輿無坐  
下足坐板作機活轉動前後頰仰如意以二  
人挽縷前牽初經傲來山望之甚峻絕聳然  
霄漢間既歷數盤其山已在踝下行至中天  
門四圍峭壁如屏見其額有金書御帳四字  
此入山來第一奇處命鐫工作至此始奇四



字於石復轉折下行再挽而上則宗師過化  
處也下與禮拜但廟貌蕪穢祇如斗母殿門  
廡之神殊為蝶漬吾徒儼飾元君而獨後其  
師何哉過此西逸二三曲諸壁如屏圍者又  
與初見者異矣上者勢欲投人下者堵如墻  
面漸行漸開遙見上天門香雲繚繞忽布忽  
散盤磴益險挽夫益力遂及平巔厯茅房百  
餘家皆各色行貨以資香客者羽流迎入西  
館乃潔手更衣釋菜於泰山之神先經元君

廟禮生亟請余曰此齊民香火院非祀典神  
祇儒者豈可不正或人心所歸亦當聚有靈  
氣頃畢泰山入廟一遊觀耳晚與章姪小飲  
既撤燈下檢閱山誌作泰山賦

廿九日夙興欲觀日出忽山雲漠起急呼章  
姪同登玉皇絕頂周覽四方極目無際汶水  
南流如帶北面羣山環擁南視徂徠皆培塿  
然東走封禪壇遇雨少停壇室日觀諸峰皆  
列壇側蕪穢不治殘碑斷碣堙沒土莽間時



無脩文博雅之士而崇異飾邪若元君靈應  
宮者輝奕壯麗無比避雨壇室賦泰山二律  
太虛茫茫都是天泰山一登小天下日中見  
斗天不遠山半迴天斗斜掛闕里何人有令  
名瀛寰此處開圖畫與君直到玉皇宮身世  
飄然一羽化

仙蹤漂渺入雲衢玉宇琳宮接太虛今古變  
遷還此嶽乾坤俯仰獨吾軀海東日從地中  
出山頂人在天上居秦漢封壇盡草莽相傳

空有石函書

覽摩崖碑傍石尚有隙地手書巖巘氣象四  
字命工刻之

捨身崖在玉皇殿東南懸石下臨深壑前人  
謂其危險欲登此崖者如捨身然蓋狀其危  
險而立名也後世愚人却疑神靈設此教人  
捨身如香山梵女割鼻剜睛以成菩薩之事  
遂至投崖為壘粉殊可恠憚吾輩何故種謬  
不為拔本塞源之計間一二當道立有嚴禁



築有攔墻久之復蹈其弊崖巔見存捨身崖  
一碑石是教之使入於妄也何不鏟去其書  
易以立聖岬三字昔孔子登泰山望吳門正  
此高峻之處且二字與北方音相近後來相  
傳漸泯舊名則捐軀殞命之禍自免

朝陽洞在半山間洞之西上徐守新構一亭  
額之并系以詩曰

小龍大龍雲霧屯

大龍口小龍口  
山腰二險處也

南天北天

開兩門翠華蔓草封秦嶺花嶼盤空捧帝孫

長步未能依日月大觀真可小乾坤同來聚

景新亭上對爾情懷盡酒尊

亭名聚景

碧霞元君今為泰山第一香火四方崇奉而  
至者日以萬計夷考其由古無所據惟陸機  
玉女詞始耳想當時必自唐則天為女主欲  
以女神主此山故名顯之我

朝歷聖祇有祭東嶽泰山文並無及此者惟  
章聖太后正德間方遣一武臣進香而天下  
自是盛行吾輩亦多以此惑志何見理不明



耶泰山以鎮居東土正帝出於震之方上應  
感生下司發育神而祀之宜矣更以女君協  
同則神道亦政出多門也况令威顯以愚凡  
民知泰山有元君而不知方岳有神主不幾  
為牝雞之晨乎

元君靈應宮香錢時見所司者一州吏目也  
其人相見已大醉所司香錢處封鎖雖似固  
但攔以半柵引手可探取不知設此何為耳  
以是機械誘愚民之財又以是機械作小人  
騙局上下一於戲而已

泰山共三百四十盤計四千三百七十四磴  
細筭道里高遠自紅門起至高老橋止計五  
里二十六盤高一百七十八磴每磴厚薄不  
等大約六寸計高一百六尺八寸高老橋起  
至水簾洞止計五里三十一盤高三百二十  
四磴計一百九十四尺四寸水簾洞起至回  
馬嶺止計五里六十一盤高六百六十五磴  
計三百九十九尺回馬嶺起至黃峴嶺止計



五里三十一盤高六百四十五磴計三百八十七尺黃峴嶺起至御帳口止計五里九十四盤高三百八十二磴計二百二十九尺二寸御帳口起至小龍口止計五里六十八盤高七百七十四磴計四百六十四尺四寸小龍口起至大龍口止計三里二十七盤高四百一十一磴計二百四十六尺大龍口起至南天門止四十八盤高九百九十五磴計五百九十七尺以上共計三十六里三百四十四

一盤四千三百七十四磴二千六百二十四尺四寸回馬嶺北倒二盤十二磴退七尺二寸黃峴嶺迤北倒四盤二十一磴退十二尺六寸共退一十九尺八寸淨高二千六百零四尺六寸南天門迤上約二十餘丈而已其上多蒸濕較平地寒肅及過半山則雖天時溫暖亦必用綿夾厚衣夜卧猶甚下至山半稍過便覺熱平地急解所衣之半已汗滋矣



山中射利者所居太冗雜犬彘之穢充積石  
竇間大殺風景

司房小憇即起欲過南崖一眺遙見雲中飛  
白候氣書云陰雲四結空中有飛白過者必  
雨急約章姪下山時已向晡輿人牽挽倒下  
昏鐘畢始至紅門入城鼓四點矣

次日同章姪入文廟岳廟行香天早微雨  
既復淋漓途行甚滑使夜來不下山山中甚  
難支持也

東岳廟貌崇巖方圍弘敞但經灰燼年久不  
脩頽垣破屋狼藉已甚東岳尊神欲求季氏  
一旅且不可得安見林放一問天仙乎

午後鎖院脫泰山賦稿

余昔聞孟軻氏之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  
每栩栩然託莊夢以神遊飄飄乎馮列虛而  
風駕今既獨立萬仞之顛可以玄覽委順之  
化一瞬宇宙芥子乾坤芻狗萬物睥睨崑崙  
驅鬼神於方冊發造化於斯文噫吁嘻重陽



赫戲兮撐藜結幕重陽天也天九重重陽積

塊塊北兮音積塊地也見列子元公委蘇兮元公謂地維演落

天柱折地維絕見莊子元公委蘇兮象器紛若見乃謂

帝也見真誥委和謂陰陽象器紛若見乃謂

乃謂之器見易嶽瀆峙淮兮謂五岳四瀆也

傳紛若見巽父嶽瀆峙淮兮謂五岳四瀆也

深也靈蠢粲錯閱廣輪之埏垓兮天下土地

見詩也靈蠢粲錯閱廣輪之埏垓兮天下土地

之圖知廣輪之數見周禮九州之莫高匪山

外有八埏垓地際也見淮南子莫高匪山

古詩句指寰宇之奠區兮以陳兩間奠高山

禹貢區以別矣見論孰為中高兮嵩為中嶽

語卑高以陳見易係孰為中高兮嵩為中嶽

州嵩高之神岳天鎮之莫攀謂之神嶽建武

名見都賦神岳天鎮之莫攀謂之神嶽建武

頌曰配天作鎮玉人余像之瓌富兮嵩山有

謂之天鎮也玉人余像之瓌富兮嵩山有

五寸甚光潤出沒無常見嵩高記又曰巖下

佛圖奇妙有一大金像見仙經瓌富見天台

賦三臺二室之紆盤三臺漢武東巡過此山

室太室少室也孰為委壁兮衡山敘曰踵赤

戴延之西征記孰為委壁兮衡山敘曰踵赤

帝館其層巒赤帝館其嶺見石困寶洞之黈

邃兮晉書劉麟之採藥至衡山見二石困盛

貌遂幽竦朱陵紫蓋而嶺岈靈臺又謂山有

深也竦朱陵紫蓋而嶺岈靈臺又謂山有

三峰其一名紫蓋見盛弘之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州記嶺岈音攢完見高唐賦荆當畢昂之精







選采苓之詠於國風廉貞之羨乎夷齊詩采

苓首陽之巔廉真見隱耀真之陰室烜朱明之陽宮詩采

見謝靈運賦丹芝挺於芳谷蒼梧接乎玄穹羅浮山賦

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上有縣天河

九嶷山芳谷挺丹芝見庾闡采藥詩縣天河

之綠潛綻秋日之夫容見李白九太虛臨安

之仰低日月安縣見杭都賦虎牢熊耳之睨

占邱東北邱東虎牢西駢華掩兮石龕星

落於蛾眉一統志蛾眉二峰相對周圍千里

見天賦賤屈牖兮玉狗狡走於崆峒高貌空同

山下有洞其石上出相傳洞中有白犬類為

常遊故跡小篆為玉狗峯見韻府續編類為

山兮擅雄擊天景兮可蹤胡泰山兮弭節擊

也見楚騷志曰天景澄澈弭節銀海於詞工

止也按也徐步貌亦見楚騷豁銀海於詞工

詩家宗匠之謂蓋必有五物之崒僂譎

徒辨五土之物僂音枚十形之迥僂異

論土地見西京賦圭母德之孕靈秘地者其

亦異義見西京賦而媪神之運僂奇者乎

道坤其德故云靈秘而媪神之運僂奇者乎

見漢書然其為岳也溷羣遊之白鹿始興記

含淮縣白鹿城有白鹿岡縣尹政善誇形見

則白鹿出遊泰山亦有洞號白鹿

字集



之青龍南康記陳蕃墓有青龍岡人見青龍

也證日曜之雲母裴氏廣州記增城縣有雲

有日觀峯夜可見日出托紫微之諸童

則為雲母日照之證錄諸童亦仙流並借

魏夫人掌天下長生之錄霞元君托事也

披衣以諧玉女安城記萍鄉有山名玉女岡

色玄黃人謂之披衣脫遺跡而毀金牛

玉女泰山有玉女池尚存泰山開有仙人書金牛劍經在石後為牛

闕南有金牛岡相傳金牛出此岡岡邊牛跡

尚存泰山開有仙人書金牛劍經在石後為牛

跡踐毀字走三門以立砥柱砥柱在山西黃

畫不認砥柱以通河三泗汶三水謂之三構半

柱禹鑿砥柱以通河三泗汶三水謂之三構半

門泰山是乾坤砥柱沂泗汶三水謂之三構半

石而負仙樓地理志零陽縣有半石岡四壁上

皆峭石若仙謝居玉筍謝安所居有石一

樓天搆者仙謝居玉筍謝安所居有石一

劉洙名之為玉筍見續素詠梅仙

-5 153 45 912" data-label="Text">

編泰山無字碑若玉筍見續素詠梅仙

梅福煉丹于此危素有陋金粟龍蟠而鳳翥

詩太山亦有梅福遺址陋金粟龍蟠而鳳翥

唐內紀明皇朝拜王陵見金粟有龍豈玉浮

蟠鳳翥之勢泰山亦然壯麗過之豈玉浮

圖獨秀而倚天蘇軾賦獨秀峰高百餘丈其

上人大哉魏乎岱出震屹兮泰山屹然寔衆

岳之攸宗坤厚盤址兮載物坤厚滋化源以發

蒙其化源見內經遡黃帝建圖兮春狩紫望

其化源見內經遡黃帝建圖兮春狩紫望

其化源見內經遡黃帝建圖兮春狩紫望

其化源見內經遡黃帝建圖兮春狩紫望

其化源見內經遡黃帝建圖兮春狩紫望

其化源見內經遡黃帝建圖兮春狩紫望

其化源見內經遡黃帝建圖兮春狩紫望

其化源見內經遡黃帝建圖兮春狩紫望

其化源見內經遡黃帝建圖兮春狩紫望

其化源見內經遡黃帝建圖兮春狩紫望

其化源見內經遡黃帝建圖兮春狩紫望

-5 153 45 912" data-label="Text">

其化源見內經遡黃帝建圖兮春狩紫望



而轍東胡呂政傲福兮封禪踵武以為功帝黃

制明堂圖其後倣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棧

宗柴望秩於山川見書秦始皇始以封泰山

禪梁甫誇耀功德以傲福後世遂相傳以為

盛事踵武見楚騷志曰先王巡狩之典凡以

為民後世侈以登封神霄峙於左兮神霄在

移以徵福其言旨哉神霄峙於左兮神霄在

東迎翔陽於扶桑出所浴言迎日於東也見

水玄虛而揖蓋蓋之翠微蓋蓋音芬温盛貌

海賦虛而揖蓋蓋之翠微蓋蓋音芬温盛貌

漂也賦見傲來拱於右兮傲來西南騰大明於

蜀都賦見傲來拱於右兮傲來西南騰大明於

金樞樞送也見楚騷大明月也金西方也而

盼俄景之崦嵫日出山也斜影也崦嵫天門欽

峙漢官儀大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二處石

磴削方石磴見靈光賦削音擇方音力山石

盤高四千三百七十四磴二千六百四十一

行雲闕霽霽漢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日觀

萃律太山記日觀峯雞鳴將見靈光殿賦日觀

峯在封壇石閭神府之曠况漢書武帝禪石

之東南有洞天鬼神靈光殿賦音

廣焜音况明貌見靈光殿賦音

嶠嶠詩曰太山巖巖鹵邦所瞻又太山記東

榮高峻貌金牀玉几之瑋麗室列仙傳岱宗石



几瑋麗錄鏘璘彬而粲呈錄金色鏘音爛金

見文選璘彬五色彩頰視而培塿則有鶴山之芴鬱見西京賦

有鶴山上培塿小土塊也見海篇泰山頂北近接而礧

礧則有石馬之仰鳴見靈光殿賦石馬不平貌

泰山頂西仰鳴仰秣而鳴也黃流皦銳乎寒門山志玉笋

寒門北極也見楚騷紫虛將蟻而易升志紫

嶂列明月兮志明月嶂

際接黎而參差際接黎上通霄漢也屏開告

疊兮懸倒景而下垂志群峯秀列若屏告音

仙回馬屹嶮兮志回馬嶺在泰山上石磴漸

貌音乙葉山斷絕勢澶漫而暈駛見子虛賦

黃峴緜邈兮志黃峴嶺勢甚險峻土多賦狀詰

屈而伏螭韓詰文伏螭如螭之伏也見巖巖東

柱兮天削成志以方位別五岳言泰和穆沕

兮無將迎物言泰山無心者也唐芒自若兮匪

媚世唐芒山石廣胡人啓幻兮登封名無字

碑碣無字碑在岳頂始皇所祖龍空圖植砢

砢於千古砢音乍碑石也砢音暴遺像於獨

字統集卷之十九 五十四



夫秦政焚書坑儒自謂獨夫可以把持天下

矣故其碑不立文字後世即此便見其遺像

淵澄玉女池在岳頭元君祠右玉女之名起

其說今遂為假瀧濫以自沃沃叶瀧清也濫

自除劉濫見甘泉賦嗟拾身之崖兮懸空欲

絕誰侏屬階兮侏始也基人顛越基音忌教

拾身崖倒懸虛空中因其危險欲登是崖者

身之說往往自投崖下盡為天神下瀉簾垂

王龍志天神泉在傲米山口丈崖下懸流翠

華蔓草盆子偃躬首齷御帳兮松坪駐蹕御志

帳坪在岳之中道即秦封五岳翼趨過化兮

斗母泚容山岳靈神各有廟貌先師孔子乃

隆之斗母殿門無間豈崇重尊亭祛憊之轍轍

亭泰山巖巖亭也祛憊見顛黥糾兮矯而音顛

真誥轍轍高貌見文選幽亂特嘉明時以絕苛歎往

出之貌矯舉也並見前嘉明時以絕苛歎往

政于泣髮孔子過泰山聞婦人哭之甚哀使

子路問之昔者吾舅死于虎夫又死焉孔子

曰何為不去婦曰無苛政也孔子嘆曰苛政

猛于虎也羗紺殿之隆棟兮承霓而棧齶也言飛



聳上承虹霓也棧齶音丹撐枒杈而莖擢兮

撐音撐柱也枒杈參差鱉梁而貯絢也鱉音

貌莖特起貌俱見文選鱉梁而貯絢也鱉音

畫五色如虹之赤文絢耀也見文選華棟

壁璫而鞞擘兮華棟畫其棟也壁璫常昭曰

貌見選虬龍而騰翰也堂宇窅窳而聞邃兮窅窳

音咬跳深也靜也見文選廓扉而深衍也廓

見真誥空簷楹磊砢而訛霏兮音壘可壯大

爽也燻閤以肆展也燻音倘閤其峰戟列兮

森瓔玉之盤錯盤錯交結也而刺霄漢以嶙

峴仍珮委見曲禮屈屨音垂宜嶮崖其洞蟬

聯兮見吳都賦徧空窳乎風穴空窳音竹

見韻府石廩峯有風穴其巖星懸兮瀉飛

淵深貌見海篇氤氳洞中其巖星懸兮瀉飛

充塞之氣駿驤俱雲氣其巖星懸兮瀉飛

泉上如玉雷明垣巖中虛隙如有明明窅井

垣見真誥僂僂音泚豸不齊貌見文選窅井

幕而欲霧深幽也欲音喝歡也見文選豁老

蓼以通明見潘岳賦寥窳歷之石兮窳音窳







指草 翽翻 獠 獠 音翽 翻音咸 獲疾飛貌 獠 獠 造

化之不能盡歲者而名物之不可以悉言也

秦松之擢本 櫛 蠹 擢本高聳貌 櫛 櫛 音櫛 蠹 音肅 茂

骹 糾 蟠 屈也 見楚騷 糾 盤謂樹如龍 盤 紆也 骹 屈

見文選 漢 柏之架 莖 翁 蓊 翁 蓊 音加 亂也 輪 菌

嬋 媛 言屈曲 唐 槐之極 燠 黝 條 燠 燠 音鏘 戢

貌 黝 俱見文選 葉 槎 柯 攢 昔言 簇 生也 椿 梧 梓

檜 最 鬣 敷 華 參 苓 蘭 蕙 馱 蔓 芬 葩 最 鬣 林 木

音 禎 長也 見吳都賦 芬 葩 琪 樹 璀璨 而 瑩 出

芝 房 宗 生 而 異 苓 樹 璀璨 音 垂 璨 珠 垂 貌 見

天台賦 蛸 出如蛸毛之多也 宗 生 蟠 蜺 而 朝

唯 唯 朝 鳴也 俱 見 蜀 都 賦 朝 鶴 鶴 而 翩 翻 鷓

鵲 翡翠 鳩 爵 鷹 鷗 肆 啄 蔓 藻 刷 羽 漪 瀾 海 藻

之屬 刷 刮也 漪 瀾 清水也 言鳥啄食 虎 豹 穴

其陰 熊 羆 咆 其 陽 郭 朴 巫 陽 山 賦 熊 虎 陰 而

獬 豸 貂 狸 蒼 狐 白 狼 駘 駘 駘 音 否 侯 趨 日

韓詩 趙 趙 騰 驤 吳 都 賦 曰 騰 趙 飛 顧 茲 岳 之

神 異 兮 他 山 莫 遠 極 天 蟠 地 兮 余 徵 典 籍 繫



玄聖為仰止兮冠古今而並立遠賢於堯舜

兮亦道合乎天則余復紹聞衣言按圖深索

馳神運思窮究脉絡故知泰祖崑崙去天一

握崑崙崑崙天地之中心中原走崑崙正脉東至

握泰山為龍西以華山為虎去天一握見廣

一異記云孤雲兩角去天大經所會元氣磅礴

大經所會之謂也山介止於水濱海環抱其

見素書磅礴見莊崑崙崑崙東南謂之神

地絡神州盡天府之九則州中有和羹鄉帝

主之宅聖人所出也王嬰古今通論天府見

劉敬傳及周禮地官九則楚騷地方九則九

則即九有南瞻宿女牛之孤墟佛書以中國

九州之謂呼為南瞻部

州在牛女之間鍾光嶽兮賢聖誕生膺曆數兮帝

二宿之間王攸居再瞻燕冀轉盼荆徐頌

祖德於畿甸我祖起兵泗州美王業於巫閭

文皇遷都于燕此真邁蹟于古今而重光於

巫閭山在其後唐虞者也又孰知會昌景福崑崙邇蜀

期而會慶建福也見蜀都賦圖經曰凡山皆

祖于崑崙崑崙邇蜀之西南山自岷嶓發源

岷嶓山在梁蜀地逮湖南則為楚境今承天

為聖天子所生之地故叙言山川之所從

采衛行脉中出黃帝形勢連續天精地粹性

理翼軫苑簇楚為翼軫分野篤生

存統集



聖皇龍飛五位滌除玄覽言內無思想外無

事俾無疵繼天作配以六合為家兮錯時承

平錯時列居也其恃有形之險兮山川丘陵

易曰地險山若泰山之鞏兮輿圖允寧其視

無形之險兮天德昨明昨分錫也言天錫以

光若尼甫之賦兮賦盛美也楚奕世炳靈奕

言世世也炳蓋不必誇功茲岳而千萬年穆

穆迓衡余忝絲綸兮

冊命恪膺遑勩齊鹵兮大禮告成暇爾解紱

兮塵鞅惟息晞目六指兮晞目見騷六指謂

子揚靈紆逸建虹旌以迤邐揚靈揚其光靈

也虹旌以虹霓為旌也昔率望舒而先驅望

見楚騷迤邐行貌見文選後飛廉以躡軌飛廉風伯也駟玄牡

而驂虞揮霍天日跨躡雲霞目竭無垠手拂

若華真有造化為吾徒而悲區區為井蛙者

矣於是乎擬泰山之氣象兮即砥礪以自律

齋銳志於亢爽兮恒迷復而若惕易迷竊時

中而在寢兮在察也寢與也言入聖人願軻

之與在寢見揚子法言



學之踐迹曲江賞号玩情唐人上巳遊賞于曲江杜少陵有麗

人乘槎遊号幻術油幕恣号俠驕長安貴公春時遊

宴風雨以幙覆之盡八駿周号漫軼周穆王少好神

歡而歸見天寶遺事八駿周号漫軼周穆王少好神

仙常欲使車座馬跡遍于天下乃乘八余無

負於大觀爰脩詞以繪飾

九月初一日自太安早發過汶河宿剛成屯

古寺中凡所經地皆荒蕪不樹砂瘠薄鹵不似齊境矣

鹵國君鉅野王遣官迎候來刺皆書名雖過

謙下非禮也

次日天作雨急治雨具就道午抵寧陽大雨

如注雨間縣尹并王府儀賓等進見餽食

物各辭去午後發手本付鹵府長史司晚

雷雨益甚與章姪小酌論君子出處之宜章

姪以疾固欲解官還家吾謂吾輩立身處世

不當為苟去就道義世情須酌量所得多寡

若得多於失便當隨世情中行吾道義耳不

然聖人訓迪



或家作養乃獨委頓其才亦是自暴自棄有  
負於乃君乃師也

初三日待徐永康不至理 德府前後文移  
卷宗付歷城縣立案蓋此府朝宴舊無定規  
諸司欲據此以為例也

初四日晨詣 文廟行香郭令者霸州選貢  
也其人篤確謁見懇求詞翰退而作數紙付  
之晚與章姪為別期以詰旦分途 鹵國君  
復遣人來餽茶果謝而辭之

初五日早發午後抵兗州莘野朱太守與余  
戊子同年迎見於館別以得一晤握手甚歡  
既去二長史來致 鹵國君令旨携酒殺款  
酌 王府官屬司禮者餽茶者絡繹而至務  
本中立二將軍宗室有文名致意更懇

鹵國正殿被災數十年權以承運門作殿堂  
門地甚隘不能備物供事况今三冊郡王兩  
冊郡妃俱聚一堂衆不能容禮官請示仍令  
啓 王斟酌合宜以報



晚萃野携酌叙契濶并贈一詩即席間次韻  
二首

帝命展親兄弟國我懷緣此亦俱馳十年一  
別龍游寺千里相逢菊吐時富貴貧窮皆定  
命江湖廊廟有餘思黃花白酒他鄉客又賦  
登高九日詩

黃花白酒他鄉客滿地青山一徑馳金嶺驛  
中聞鴈處玉門關外授衣時瞻天久缺詞  
林望駐節空興故國思知己于今半零落

燈前長歎誦君詩

戊子同年今不存者太半矣

初六日永康侯報至禮官來見并報所議各  
郡王俱至承運門受封初樂陵以為百八  
十年以來彼國冊封未嘗有改會典所載  
王府亦未嘗分別國王郡王固持欲詣其府  
行禮余謂王府固無別典所謂本府文武官  
屬郡王府有之乎其詞乃塞

初七日辰刻與永康整頓

節冊入南門行禮如二府不殊但諸王行次



頗紊行復中止三四諭長史啓 王漸成禮  
度此為舊藩國久無論禮者遂致變亂如此  
次日當朝

王具本啓進徐長史傳 令旨免 朝授東  
期至書堂一叙請教

初八日 鹵國君速至書殿甚款曲且致詞  
云久慕先生詞翰不能得願惠幾紙余唯諾  
既退各郡王皆使人候於上府門外授東請  
一面因先過 望洋府其主年七十餘博覽

羣籍迎候讓先登拜起如壯夫論議如儒者  
宗室中有若人執以為罕矣次至 東甌王  
府亦如之其主更英爽多練達即問曰王府  
子孫衆多祿米漸難處直今各郡王雖擁虛  
名全無實惠先生居廟堂曾念及此乎余對  
曰誠如 殿下所諭

高皇帝衆建諸蕃枝本相輔然又深鑒漢唐  
而下直取法於唐虞予以國而不私以土一  
其親踈群其才智賢良而規制之使得坐食



民上此其為慮遠甚初不謂後來所入有限  
不足以上奉藩國即毋論數十世百世今周  
韓諸國往往稱困長此安窮人臣不敢造事  
皆熟視而不發

皇上亦重議親不忍更令在各藩府自為之  
計耳計定則上不困國下不困民法令既行  
祿養亦贍茲百世屏翰之利也 王曰何如

對曰此固自內發往宗室嘗有以分封婚嫁  
為言者其論謂情有時而盡恩有時而止亦

欲通變善治非不斷然可行任事者莫敢堅  
請下之諸侯王議今竟莫有議者何也夫不  
知其後視其往不知其卑視其尊古云敬其  
所尊愛其所親其義一也尊者常君臨天下  
澤在寰土九世之後祀且止為之後者豈不  
能廣數尺之室以奉之乃私其牲帛俎豆割  
無窮之慕哉情理至是不敢過也而於其所  
親者乃重為恩愛由一世而至百世漫無止  
極是逮後之仁乃隆於奉先之孝矣以故久



則當議 王世守鹵國習聞禮教將為百世  
慮以此 上請或世運之一會耳 東甌避  
席謝曰先生籌思及此確乎不易之論彼初  
祖訓天子之衆子必封為王親王之庶子必  
封為郡王此薦叙親親之義不計子孫不億  
也若郡王不遞遷如將軍等例則位高爵重  
於體統供御繁衍不支矣國王為大宗百世  
不遷傳國一璽封拜更冊此以位權轄制一  
藩使其他宗室知有所尊可以循禮而守法

莫之可改吾郡王等止宜一代而已何者權  
統於國主不必授印親殺於大宗不必襲封  
亦如將軍鎮國之子為輔國輔國之子為奉  
國以例遞降至尉二百石而止則祿不浩侈  
而可供宗室中各有實惠不致捋腹待餽結  
衣求緼矣至於往代玉牒之家子孫得為列  
卿固未敢輕議余再拜曰然 東甌王真慧  
達因余論祝典而一悟了然賢矣哉又次則  
務本中立二將軍橋梓也務本善書中立善



畫延入款叙意甚勤懇服食禮儀一如文士  
家私心慕愛之鉅野樂陵二王以新封不欲  
面見及門投啓過之疾傳駕已出迎矣急下  
趨入二王皆文雅可敬鉅野又傑然諸王間  
歸至館驛各府次第造贈悉辭謝不納且授  
卷冊扇軸紛紜以進蓋知次日早發也却不  
可使人標記收領期至任城然後能卒業返  
耳

晚劉同年同野到驛得一接見同野年齒不

相遠往亦無子今已再三舉矣因論得子之  
由與服餌藥物

初九日昧爽發行朱平野遣人絡繹挽留不  
可平野追至郊外十里許一面滋陽尹姜某  
者又追十里許及之姜長沙人文學政事俱  
可觀相見與相別情皆真率非弄套子如俗  
吏無趣者任都憲名瀚竹湖舛同年舊為翰  
吉今致政矣相見論

冊封事渠嘗為給舍以還鄉之便來此而



王府執物諸便宜者竟莫能變謂此番一掃宿弊向來可為定規也

段大巡古松復自青州遣承差來候其詞云亦可謂好文脩禮之至矣

戊子科同年唐君魯曾為滋陽邑博以事誑誤沒於官其子持一帖來見謂父喪不能返甚惻之然窮途無以助也分路金二笏少盡區區終愧若是愬爾

丁未年又與狄環溪同寓相識也  
午至濟寧州州守王道平者嘗同會試文場

丁未年又與狄環溪同寓相識也

午後魯府諸王將軍各遣人至舟中存問而鉅野一日三使於郊外餞於中途送於舟次候何薦雅至此

初十日却州下程頃學僚來見段文某者雲南人青年妙質言貌可敬飯後入城拜王太廓太廓舊為應天大京兆祖父母官也久病不聽政矣

午後覓楊指揮園亭作書州守使人貽酒助



興高情可知併作一詩書以酬意

滿地黃花秋菊叢小溪清泛月明中纔離

帝子金銀闕又入仙人紫翠宮所遇皆為同  
氣友無行不是舊遊蹤神丘萬里空蒿目羽  
化何年得御風

玉皇閣每過登覽必留題而去今板刻紙書  
無一存者問閣中道士云為好事者取去不  
知誠然否維時鄭府通敬齋其以河運至此  
相見彼先礮石待之固請書刻因復作一詩

并舊題付之

九月十一日與陸丹厓張豸岩王近山陳秦  
淙會觀瀾亭亭吾戊子夏為先君難北走上  
書途中奔馳疾甚時楊二檀水部治河濟寧  
以此館余救藥初名觀蓮想後更其名尚記  
當年題壁之作有太白城頭十丈蓮花開應  
不似當年六郎空有如花貌誤入宮中見則  
天今壁題不復存而亭主賢如二檀感今思  
昔漫書一詩再紀之



昔日觀蓮亭曾為野人館一別三十年亭在  
主人遠非無新主人相對亦繾綣見賢與思  
賢今昔重以感亭上一株柳有鳥聲啁啾水  
中芙蓉花香風襲衣煖坐酒柳陰下碧筒各  
分滿醉來還更酌鳴珮帶君轉此日莫蹉跎  
良晤世應罕

十二日與近山飲太白樓草書一詩於樓中  
我愛李太白騎驢華陰市華陰市中人無眼  
識君子物色在天下聲名遍遐邇詩成泣鬼

神一灑千萬紙昔日侍承明天子多風旨走  
馬黃金街行人避且止念茲不如昔母為俗  
所泚榮辱不在身我道良自救

次日艤舟玉皇閣齊鹵之間陸馳千五百里  
病軀勞頓至此求一偃息玉皇閣僻在州隅  
恰宜靜攝并囑近山勿語往來縉紳移文濟  
寧州取醫士徐姓者診視脉理虛實治八味  
丸與天王補心丹服之時膏中乞乞少氣夜  
臥怔忡醫云二者對病之藥也